



09663

天啓二年廷試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搏捩乾坤匡扶
世運者靡不於文武二棟爲兢兢書贊帝堯乃
武乃文蓋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命湯
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數聖人豈
于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母其於中有交相爲用
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
不可廢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無夢園集

卷三集

一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竝提一劔馭軍而文治
光昭于雲漢揭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
文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蹤帝堯而與
虞夏殷周媲美烈矣
奕葉相承紹天闡繹雖疆隅小警不無震驚然
金甌卒以不搖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揚厲
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
上日夜念所爲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爲大
務蓋于羽舞階鼓輦思士實竝圖維軌事焉而
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于茲竟未有能制其
命者何也豈政教隳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
功弛歟夫禁旅之環萃自若也衛屯之碁置自
若也班操之番上自若也盟帶礪者列第而居
縮組符者專闔而控廼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
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若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
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容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
見戲總帥藉之勲胄旣繇禮之惟艱訓練寄之
戚臣又典兵之有戒蔑蔑屑吻迄無成功說者
以爲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卽天子六卿用
以內修外攘非岐塗也卽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倭奴以
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杖杜者詎
異人任母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武之
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

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順
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懷並用
之術舊矣尙根極體要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
將采焉

臣對臣聞帝王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惟勤以課
實無事勵有事之張皇有事享無事之鎮定其
道簡而嚴惟敏以赴機疆場之柄在勝負廟堂
之柄在賞誅其道斷而速以勤敏提蓄胸貪欺

無夢園集

堂集

三

之習則敢於退不肖決於殛大憝而壁壘作同
仇之朝氣以勤敏轉潰逃邪詖之軸則天無不
肅殺之陽春世無捐廉耻之爵祿而樞闔欽率
作之颺言故不冒海隅成不怠於若彝撫事而
益國百里課大猷於土宇版章百志惟熙未踰
絕險而慮切顧僕輪載小民難保甫聞烽燧而
憂先斬木揭竿是以乘六龍於一乾妙陰陽乎
不測上固文武惟后下亦干城腹心除千古兇
殘保萬年家室必繇之矣欽惟

皇帝陛下 精一執中 緝熙無逸 日騰輝

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黃鉞嗣服光昭 雷出震

而省厥躬仰榘榘俯几筵紹庭陟降 執競無

競褒忠烈而封椿揚耆定之折衝 恭先孚先

別貪廉而位事躋灼知之宅俊 馮翼孝德經

筵琢雲漢之天章 翁受敷施諫草含龍光之

霽色 學古訓其有獲冒聞廸見畏天顯而顧

民岩 受成命不敢康震疊懷柔揆文教以奮

武衛固已神勇敷奏韎韐六師濬哲發祥本支

無夢園集

宣集

四

百世蓋聲靈赫濯而黎獻盡臣矣乃猶進臣等
於 廷俯詢文武全德指歸擇人專責以恢弘

祖宗宏業

陛下必爲堯舜之主 臣 在草茅矢非堯舜不入

告卽禹湯文武不敢與

陛下比德尚敢掇拾舊聞不抒一得以副

明問 臣 聞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惟乃聖乃神此文武之出於一也以聖神文

武之君歎於知人安民示萬世爲君之無盡也

文明如舜必殄讒說惟功出於明試言底於可
績懼遊談亂之耳禹敷文命而萬世永賴湯布
昭聖武而聿求元聖代虐以寬文之謨武之烈
而譽髦斯士懷保惠鮮旣獲仁人永清大正總
以知人安民爲本自兵農判然文武亦判然要
之兵農二而以德澤振綱紀必一文武二而以
政事息議論必一大哉

聖問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而臣持勤
與敏之說進非是則繁言不可省操柄無可審
也恭惟

無夢園集

豈集

五

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館禮賢
成祖文皇帝犁虜庭而創典垂世
列聖率繇成法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
創倭奴邇者東征西討大抵專任成功而約諸
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上接堯舜之治
統卽上接堯舜之道統矣臣觀今日有不可不
進取之形勝有可以進取之局勢有密於進取
之謀筭而要在破虜情振懦習然後商進取之

人定進取之議今之燕豈特漢唐迫渭橋逼甘泉哉彼通西域六詔斷匈奴吐蕃右臂而可棄遼陽廣寧爲東西虜續一臂耶昔宣府八城棄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謙募民屯田遂復之此謂進取之形勝奴未至而潰寧遠一帶非虜取之而捐以與虜非捐以與東虜而捐以與西虜又非捐以與東西虜虜遂幕之而猶鞠爲荒草蕩爲墟煙我日退西虜日進西虜日進則東虜亦日進西平之馘馘錦義之格拒鎮江之俘獻豈

無夢園集

登集

六

異人任哉此謂進取之局勢收四衛取海蓋奴犯山海則尾擊之退屯近島得鷺鳥於累百兵不可不速應也意者繇關外一二百里集鴻鴈招熊羆而遙呼登津乎倘亦韓范據大順而後城環慶斷蕭關鳴沙卒反靈夏橫山之地乎夫王驥抵上江韓雍薄藤峽王守仁擣安慶顧其時物力饒而雷擊電掣非摧殘烈焰無堅城可收保比又意者近遼數百里各宿重兵衢地則合交互分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狼秦不出

函谷乎夫譚綸將戚繼光築薊臺立車營

肅皇帝遣右司馬大閱十六萬之師顧其時繕甲增戍所在騰飽非宿將去其家丁連年調發甚苦暴露比而轉怯爲勇轉詐爲誠轉恢弘爲精密倣漢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計失遼所省量減所派厚其蓄力耐煩綜理責之敢勇深入凝忍負重之將此謂進取之圖筭然其要在破虜情傳介子斬樓蘭龜茲持黃金錦繡擒之樽俎以神暇而膽厲也馮奉世發鄯善諸國

無夢園集

豈集

七

以克莎車裴行儉連突厥四鎮以斬郅支能善用其豪傑也郭元振凍烏須勒雨雪中其子反獻馬駝牛羊嫠面泣送以宿望運急智也元戎之呼韓嘉靖之俺答逢虜之衰又有抱孫之痛也藉無一於此挾賞入犯能如寇準叱曹利用以三十二萬成約否力能制西虜而後東虜可制能制東虜而後西虜之款可恃此謂破虜情又其要在振懦習

聖問曰政教隳而文德闕聲容盛而武功衰

陛下聖神文武之一怒也問京營禁衛何以永樂之較試正統之團營嘉靖之正兵守奇兵戰則斷行選天下壯士宿衛革騰詭糧罷監槍權蠹則斷行而窟穴廝養無賴槩置不詰問班軍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時軍衛所何不勤蒐訓集有軍不清有塞下易粟之鹽政不舉有田不屯何勇於壞成憲而怯於破俗例問盟帶礪者祖制武有降職停襲革職其時亦左武右文歟法重則易恩教嚴則易使非佗佗之射御効截

截之論言典兵有戒爲法受惡勲胄戚臣皆咋舌矣問綰組符者不戰奚守無兵奚戰不練奚兵田疇率宗族入徐無山登白狼辭封邑茲賣盧龍之塞何其多而來烏桓鮮卑之驛貢何其少問募兵何以罪帥棄弁攫金歛怨試以多募遠募之費厚見卒扉履糗糧調發召募土兵客著盡精勁矣此謂振懦習臣然後商進取之人劉請捕張角賞以國土李泌議光弼子儀三地繫其四將裴度請行營併諸將心力顧其言

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師江上焚舟殲亮抑豈知
預決敗盟憂先淮海哉虞詡令朝歌守武都抑
豈知力諍涼州之棄鄧騭等忌擯之哉臣觀人
才麓而不精布局闊而少密其識短也故求奇
識之人寇恂伐百萬之矢以馬二千粟四百萬
給軍卒降心於賈復子儀解光弼睚眦克平安
史李晟假詔徒諸將屯趨東渭橋斷賊首尾韓
游環決策入衛以銳士火戰棚張齊賢列熾燃
芻敗賊土皆登反歸功盧漢斌張惟孝力解鼎

澧五州不就招於制使臣觀大吏逗遛於危疆
簡書委頓於草莽其氣餒也故求忠勇之人顏
真卿增陴濬湟料簡丁壯河朔陷而平原守馬
隆知涼州立標簡試詣武庫選仗給三年軍資
高崇文卯受命已卽就道成都种世衡銀的教
射計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觀角雌雄於門
戶工鉛槧爲韜鈴其衛弛也故求儲備之人隴
西羌反馮奉世請倍用六萬李靖齋二十日糧
擒頡利於反掌王童謀且舉事段秀實速司漏

吏曙執斬之張萬福立馬江淮發進奉船溜青
將士睥睨不敢動臣觀封事飲賀蘭之血當局
高賭墅之容其救懈也故求撲變之人得若人
而擢一文臣右文卽右武矣擢一將帥右武卽
右文矣倘

聖問一劍馭軍六經訓俗文繇武張武因文靖
之大指歟臣然後定進取之議高拱疏添樞貳
以別歷邊方克司屬特高其選故內之職方久
任外之材官得自試於撫臣絕咨送之弊陋邊

圍得自試於經略能守一關外要害卽以其地
官之有良將何患無兵善將將何患無將而尤
無使闔外決機盈廷分謗則議在專責成嘉靖
給事楊允繩疏銓除劑量邊腹痛抑規避故沿
邊守令破資格錄異能捷其陞轉良急務也孔
門治賦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薦李德裕堪宰
相竟平澤潞宋太祖喜得張齊賢手昇太宗各
舉所知並坐舉主無採賢不賢之聲而課能不
能之實則議在精選舉兀木東下非知府陳規

有米數萬劉錡不守今賦車徵馬杼軸半空棄
甲曳兵米粟一炬以京營推之一家鬻十兵一
人侵十餉矣近京暫納本色津運廣求接濟緩
急便宜通糧則議在覈積餉狄青寧失智高無
欺朝廷邊卒逃以道將奔也道將奔以哨馬驚
也厚懸賞格遼之義民與漢番雜用則議在募
哨探魏無忌不去思歸二萬必不一八萬人之
銳李抱真不蠲租給弓矢德裕不請甲人於安
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奚推昭義雄邊蘇
軾不別儲餘錢資軍士部送奚冠諸道技勁則
議在勤練恤以覺華爲積聚憑山踞海或偏箱
轉鬪或蒙衝直抵遙指三岔俾重壘雄壁間有
方騎千里縱舫陳疑之勢則議在習舟車宋法
兵敗必誅賊吏必刑清撫不逮失開鐵開鐵不
逮擲廣寧已事之鑒也夫小戎以義興師婦人
勇於赴敵漢將恨虜未滅去病耻不問家今司
寇之斧鉞不嚴貪紳之肺腸日爛以廉耻生天
下之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則議在必刑罰

詔中外亟修屯鹽錢法京東江南水利無以
祖宗允文允武之實政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於
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顧國家之急也
臣聞疆土與民守之非與兵守之使民不敢不
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將士戰而守令守漢以棄
利與匈奴逐唐憲宗籍李錡代江西田賦宋諸
路被兵必有優恤一遼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遂
欲食鬻桑之報忽而爲奸爲黠反不及旃裘之
倫亦大可念惜矣

無夢園集

豈集

十三

章皇帝詰問夏原吉山西饑民流入河南爲軍
吏捕逐至引富弼活饑民五十萬選爲兵者十
萬以媿之則議在恤民氓武以安人利衆爲七
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與敏之效歟省游言
無使必可行之言至于必行而行已無及節冗
費無使不獲已之費至於必費而費已不支夫
論治莫高於孔孟王者必世後仁而明其政刑
尊賢使能七年可以爲政則形勢異也故外按
其形勢內定其規模而力懲三方四路納降信

虜之輟擇一人專任之若劉大夏自試爲兵部
王敞舉楊一清王崇古以戰爲撫李承勳修鐵
嶺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項忠單騎過賊營悉却
援兵庶有濟乎無所不備而後練無所不練而
後精備京邊所以備山海備關外所以備關內
備登津所以備關外備南國所以備登津備天
下所以備南國備忠臣義士之肝膽所以備甲
兵備窮簷蔀屋之艱難所以備勅敵有備無患
今日之六經也令出唯行今日之一劍也若夫

夙夜敬止知人安民與堯之乃武乃文者同
陛下握治統道統之極而何憂醜虜哉伏願思
皇祖以文武不和十羊九牧預懸師武臣之炯
鑑

皇考以堯舜必法朞月萬年佇集同心德之大
勲惟斷乃成威克厥愛仁義交相爲用而景運
如日方升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擬進

神廟實錄表

伏以

祖德如天一代圖書懸日月史編傳信萬年繼
述著苞符文武方冊之存昭哉嗣服

聖神功化之極詒厥 孫謀觀茲耿光監于成

憲欽惟

神宗顯皇帝 綏猷中正 受命溥將 隆孝

事于

無夢園集

豈集

十四

兩宮率敬承于

三祖蓋不徒雞鳴問豎慎出入必遠儉壬抑且

燕翼貽謀建 元良式啓藩輔 誥

祖陵誕舉山嶽時邁 望石景嵩日渾河任人

倚重輔臣艱難遊大川其弘濟包容言路理道

鞠保居以叙欽 覽帝鑑圖成 大婚而繹女

誠 書大寶式憫飢困俾繪流民平糴無甚貴

甚賤之憂 步禱懷制事制心之慮 罷織造以

垂典則 命水衡乃又河淮 嚴課考成公私

皆饒積貯時 蠲逋課庾廩頻換 王居築堤
衰道里四千減漕擲米粟百萬司民沿畝而清
丈貪吏入邊以解贓百官書職名于 御屏郡
國聽式法于科核 稽歲入而敦儉 遵會典
以飭新 講衍義讀春秋疆圉握勝算 斥貞
觀誦禮記彝教懋惇庸正學宮必方正博聞之
士選名將皆廉勇忠信之良勤練鄉兵務限月
餉 脩大閱而勇智廣淵 遣行邊則幅員既
長不震不竦如雷如霆火酋犯我顏行革其市

賞史寇擒于順義俾驅套松屏封貢于倭奴海
外有截給北關以鍋豆開原遼寧哈赤質子而
叱書應龍僞降則梟使決黃河怒水而移示賀
蘭虜級斬孛烈焰之中燒龍山積谷而悉簡闔
廣水兵蕩倭玄菟之窟孤田氏水西之援燒二
關而奪三山攀健爲笇竿之藤合八路以焚一
圍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冠帶月支旅應騶
牙之瑞肆 赦抗忤之吏終 釋繫纍之臣當
羣情疑慮之時一動一言自鎮定于四海雖

深居靜攝之日一心一德常默運于萬幾蕩蕩
難名四十八年之實錄繩繩可繼百千萬祀之
洪基以史準經卽文見道乃自呈鼎湖之龍一
駕業奉纂修奈值華表之鶴雙飛竟延歲月
篤祐有光於

烈祖揚休悉賴於

文孫特兆大橫續承丕緒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先天弗違與治同道求多聞

時惟建事於緝熙日殫心懋昭若舜撫事

無夢園集

豈集

十六

之猷首諮世德作求之實夙夜敬止紹庭厥家
仰渙綸音重加叅訂取裁宸斷勤用較讐

申命臣某等爲監修官臣某等爲總裁官臣某
等爲副總裁官臣某等爲纂脩官左史右史之
注存羹牆如見內治外治之提挈主善爲師歷
三朝而成書閱十載以竣役恭成

神宗顯皇帝實錄若干卷進呈憶先臣進

高皇帝之詩文蒙

神廟索累朝之訓錄捧琅函於乙覽珍金

匱以西藏念德必首彝倫許謨動遵

懿訓屆

歲首而見景星慶雲之

元子多曆年而修晨昏慶忌於

慈寧識大為先立隆斯極伏願 率

祖攸行篤 曾孫於有慶 法

天致治配元命於無疆

無夢園集

豈集

十七



天起而彌天命於無疆

厥外亦謙 曾孫於有慶

慈寧識大為先立隆斯極伏願 率

元子多曆年而修晨昏慶忌於

慈寧識大為先立隆斯極伏願

匱以西藏念德必首彝倫許謨動遵 懿訓屆

無夢園集卷之

日講講章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小大繇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這一章書是說有禮則和無禮則不和總要尚
嚴肅的意思有子說禮以辯上下定民志惟其
辯所以定惟其定所以和如禮之用于天下極

無夢園集

有集

一

整齊極和順豈不可貴先王之道惟斯盡善盡
美小事大事那有不遵行的何爲說箇大兼說
箇小假如大處謹嚴小處寬縱只向寬縱一路
去了惟其事事逞不得願欲在在越不得範圍
自然有箇節限那節處正是和處這便是在在
通行的道路有所不行只爲知和而一于和不
把禮來節制任情放肆不和莫甚先王制禮原
無這一條路如何行走得去可見天下事那一
件不貴和而有禮則和那一件不是不和壞的

而無禮則不和用禮者一以嚴肅爲主方不失先王制禮本意恭惟

太祖高皇帝曰禮法國之紀綱建國之初此爲首務

宣宗章皇帝曰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可久安長治臣按洪武之初僭亂方平飭在各分是先王創制立極之道宣德之時承平漸久憂在習俗是先王起弊維風之道總是整頓一箇截齊世界然本原之

無夢園集

有集

二

地在乎朝庭豈有堯舜在上臣下敢效晉魏風流犯禁踰限不可底止者須從人主身上凜肅做起

皇上秉道堯遵

祖制俾天下大者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理小者知有等威度數之精嚴而臣竊誦小大繇之一語重有感也假如

朝講是箇大處後庭佚遊宴遊是箇小處倘大處勉遵典禮若于出入起居至微不至細的所

項好人在朝在野儘箇不乏臣願

皇上博謀廣詢擇才任使平時不專信一私昵
之人臨事自然有人出力倘或偏聽誤信彼端
士貞臣俱已斥遠無可倚仗一旦四方有事天
變于上民亂于下要倚著佞倖一輩挽回補救
全然倚他不著然後痛心疾首下詔求賢則何
益矣用人之際惟我
皇上慎之

無夢園集

有集

三

日講講章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這一章書是有子教人謹始防失的意思義是
必可行的道理耻辱是喚醒無耻的良心親是
有道德可親近的有子說凡人行已要不失言
不失禮不失交又要起初萬分慎重方可保其
不失謂之信自有箇正當的大義如渙汗其大
號令出惟行大哉王言天下萬世那箇不信從

無夢園集

有集

四

是義上合當如此言豈不可復后世詔令日煩
有猝然行之遂爲政事者當初不及致詳甚至
斂怨爲德功令愈嚴背叛愈起到行不去時雖
引經典明文以解于百姓誰其信之又如宋臣
蘇軾奏朝廷赦吏胥不赦只因那詔書之言不
實不能行于廟堂故不能行于郡國而吏胥因
緣爲奸若言之必可行豈有此理又如唐德宗
好貨之主結怨于民一詔之後何能遂使軍士
流涕祇爲痛自貶抑出于至誠其所列軍國事

件都是與唐臣陸贄商畧處置相機控御武夫悍將自然心悅誠服信之近義也如此謂之恭自有箇交際的定禮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一毫踰越不得的若恭謹太過自己中心慚汗當之者亦覺可憎何等耻辱要遠他須是近禮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大觀在上四表光昭方是準則處儘有稱謂失倫諂頌無禮以萬古之廉耻換須臾之富貴縉紳羞之不與爲伍子孫羞之不以爲祖易曰或承之羞似日日送

一場羞與他其初佯托謙恭下士之跡也會哄騙流俗其實與大中至正之禮背馳甚遠恭之貴近禮也如此謂之親是與我道義肝膈極關切的謂之宗是做得身心性命之主的這樣人最易疎失了他要起初因依之時不失此人久後方可靠做主如三公可倚著他論道經邦如三孤可倚著他寅亮天地如六卿可倚著他倡九牧阜兆民國家有政事可賴以詢謀邊庭有警急可賴以禦侮這方是國家靠得著的人此

在稍起便安那乘機巧中的將規矩來放鬆了
初亦覺有暱就之樂漸漸心志搖惑精神懶散
反有許多煩惱不受用處何等樣不和若是無
大無小親賢士大夫如此對宦官宮妾亦如此
坐一箇身子在禮法中一毫情欲來不得似乎
拘束得緊久之安習身子自然悅豫動必以禮
世法世則有許多從容恬愉中心安樂處何等
樣和爲綱常倫理之主其必于制事制心之際
萬分節慎而后可臣書生初見君父不識忌諱

無夢園集

有集

六

惟

皇上節一身以安天下臣不勝至願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書是用志不分專心向學的意思有道是言行可法的學是聖學孔子說學者自有切務就是食也不去求飽居也不去求安惟心裏有箇着緊事在自然不暇他及試看嗜慾淡泊的志氣自煥發幹理自快便凡事之窾會自見得端的一日間可做得千百年不朽之業此謂敏事大凡議論有餘只爲躬行不足豈有要敏

無夢園集

存集

七

速做實事的人肯將言語容易說出來須兢兢業業一言不敢輕發此謂慎言這等孳孳力學又不敢自以爲是必親近有道的人以考正是非務要着實訂證一番不使差謬蓋從虛明無欲中來學之源極清自己已有權衡定主所取的模範又端楷學之路極正想君子心裏嗜好別無一物念念進修在在克治天縱有懷而靡及聖明舍己以從人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臣按率作興事是今日最急之務

太祖高皇帝寶訓曰管范仲淹居位每日所爲
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賢人君
子盡心于國家如此天下豈有廢事

孝宗敬皇帝

日御講筵 詢政事字字商確凡天下奏事有
旨令看詳者限三日令卽看詳者限二日他司
行查不過十日重大事情量寬五日一時諸臣
皆能竭力贊襄伏望

皇上申飭中外臣工不求安飽各做實事方不

無夢園集

有集

八

負

祖宗明訓臣竊誦居無求女一語可見土木一
事就非帝王所急更非今日急務又誦就有道
而正一語可見對幾箇賢良質幾卷經書還不
是實學這

文華殿是

神祖顯皇帝手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
處須將所言所行請二帝三王考正一過是否
合于天理又將所言所行請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考正一過是否合于公論正得過便是學問正不過便不是學問臣願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芻蕘之言

仰異 採擇

無夢園集

有集

九

仰異 採擇

皇上無襲好學之名方收講學之實芻蕘之言

仰異 採擇

仰異 採擇

二祖

丙寅冬早 朝集精微科與同館兄弟商
日講及不請

勅命紀事

同年會 朝凡數人語余曰 日講侃侃既聞
耳矣今入春將講何書余曰爲政以德三章曰
可得聞乎曰爲政以德不以刑亟清錦衣鎮撫
冤獄便是北辰有主放大光明一天星通亮起
來有驚而止之者驟曰詩三百章何解曰魯公
君臣上下皆要牧馬蕃庶心心念念在這一匹

無夢園集

有集

卷

馬上便是無邪思馬斯臧矣今聞山海關軍士
奪馬食爲已食止將一半賣草豆喂養只因自
內及外管馬官員念頭全不照管馬匹焉得不
瘦且斃又問道之以政章如何曰 朝廷省刑
罰士大夫存廉耻天下太平矣時大帽羅列知
者皆目爲較尉也是日 朝罷忽傳 旨南直

陳講官以後不要講四書改講書經未幾閣派
應講壁經至而余削奪除名矣先是諸兄弟集
大廷或語曰年兄 誥勅某當効勞余曰不敢

曰惜費乎余曰省事曰省甚事余曰省一番削
奪耳及歸巡簡司督弓兵追奪手持蘇松道牒
內稱文陳卽未及考滿兩遇 覃恩豈無一及
余從容令飲巡司茶復贈以錢徐曉之曰爲我
告上司所貴乎 勅命者以榮子孫也今蒙削
奪篋而藏之子孫所不榮敢乎哉巡司不從乃
正告曰第一次不請因在館讀書無尺寸之功
不願請也丙寅入 朝賢者不得其死不忍請
也巡司又不從于是令里鄰具保結而後去噫

無夢園集

有集

五

向謂不請可以省事孰知又生此多事乎哉

經筵講章

崇禎三年八月十二日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僣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陳正位凝命之謨止卽至善惟
幾是隱微先見惟康是處置協宜全在心體上
操存的弼直者大臣首作敢言之氣以倡謬諤
之風也當時禹拜汝亦昌言之訓形諸讚歎曰
都帝慎乃在位今蒸民粒矣萬古之平成已開

無夢園集

有集

十

兩階之干羽未格君職要乃位乎天德慎之哉
帝一聞斯言確然見天位在此保邦致治格天
協帝之實事皆在此一人正位乎上志氣清明
遂將海宇精神羣臣職業盡提攝煥發起來應
之曰兪有若决江河沛然莫禦氣象禹乃將慎
位道理一一闡發曰帝心自有個大中至正謂
之止是從危微界別處體認出來帝于此密密
保合盡天理不與以一毫意見事事有箇主宰
了惟其主宰凝定一念萌動灼然見得是道心

人心的關限便從幾微處徹底判決曰惟幾一念和平油然見得是協和風動的消息卽從窾會處調劑至當曰惟康想禹旣拈出安汝止三字又點出箇惟幾惟康試就帝身上看如烈風雷雨弗迷非自家張主得定何能如是又如夔夔齋慄烝烝又不格奸非從天性幾深處潛移默奪何能致親底豫這都是帝自家體驗出來可見料理身心處正是料理民物處當是時帝諄諄求言而言路自輔弼弘開便拔去沮塞言

路的根源禹遂陳于帝曰其弼直大臣之職在格心尤在格至是無非之帝心帝心至精其弼培養于未發之中帝心至一其弼繩糾于藏密之地帝心防微杜漸其弼無處不嚴衣袂之備謹戶牖之防從來不見不聞之地大臣見得真說得徹未有不得之於君父者假如苗頑弗卽工僅一隅強梗耳禹曰帝其念哉正惟帝一念岳牧庶尹無不念一隅且念凡光天之下至于海隅日出無不念這安危理亂關係重大處大

臣擔荷非輕安敢不直又如稼穡工虞兵刑禮樂諸大典一張一弛關萬世法則一輕一重係人命死生必須深切明著敷陳出來又如禹乘四載隨山刊木不過自盡臣道然使忌諱緘默不詳述一番聖主在上何以知四方艱難那時無作好無作惡直遂其是是非非之本然而無所屈折自此羣臣誰不思盡忠直諫者在廷皆直臣則聖政愈光帝之動卽天之動萬古天心皆從動處見一動而經綸制作皆從情性上調

劑幾微處撥轉感人心到極和極平與民志緊緊相維係自然億兆人之心輾集迎合于帝心而四方翕然從欲不應僎志箇箇先志以迎其事業巍乎煥乎昭受上帝懿美之命然天自降康帝自安止愈兢兢愈業業懷永圖于慎位而天之申命亦大可見矣蓋天生聖主只爲幾箇百姓帝廷之上旣命禹又命稷旣命契又命皐陶一刻不肯放過一句不敢蔽蒙要使百官在在布寬政小民人人走生路亦只爲幾箇百姓

所以不應後志上下總是一個念頭帝有帝之
申命天有天之申命萃爲嘉氣此謂主聖臣直
萬古極治已恭惟
皇上遜志時敏緝熙
聖學急堯舜之先務而挈其大合日月之至明
而養其貞安安一秉
聖裁事事惟其嚴備此
率作興事之一時也臣伏觀雷火徵
天心仁
愛薊險粗飭矣宜及時而盡覈墩臺曠疎
宿警下民其咨饑窮急賑矣宜扼要而力斷流

無夢園集

有集

十三

賊滋蔓絕勾連詐款之釁則奴氛必除清貪暴
蝨賊之原則賦役自正課京邊訓練之實則召
募不煩復屯鹽盡善之經則加派可省無以恢
復四城爲喜救死扶傷之義自近畿而達沿邊
無以僥倖一退爲娛除兇雪恥之謀備廣寧而
絡四衛
好生施會寰宇則於無生中求有生
納諫喜溢臣隣則於有過中求無過

皇天眷命

帝德日新臣敬述聖謨以伸祈天永命萬年孔

固之祝云

無夢園集

有集

四



武舉錄序

天子登極之元年秋九月都試郡國材官介士
大司馬奉 俞功令加嵒觥角組轡可筋骨膽
力求也劔履之及氣摩青雲其曉忠孝大義恬
澹爲上吹律測之繫右籀則闡而問方略

上命臣仁錫臣紹賢往偕都給事中臣允儒右
給事中臣承業主事臣橋臣有聞共襄厥事臣
舍珥筆問戎行又稱主者甚懼已深惟獫狁罕
开之屬蠢蠢匪茹授韎韜以毛錐善射而有辭

無夢園集

文集

一

矣天下安危所注意臣與諸臣敢不齋祓簡迪
用對揚

天子威命旣取士一百人以 獻臣以職事宜
叙首簡臣聞練士節制尚矣進而六千之君子
共勞苦進而三千之一心共祗懼又進而十人
之同心同德共者定以仁人親之以腹心比之
以孝友飲御之誠貴禮而重報也謬哉使貪使
詐金在懷馬在廐而亦在其頸是忠孝恬澹者
心膂之至寶營便利田宅者性命之至讐也義

利鏞鏡多士豈武也而忽諸且士亦知報之義
乎報恩易報德難報禮尤難禮內心之精微以
少爲貴者也致恭存位匪勞謙君子孰能終之
郭汾陽擢武科醮而祝士者高引爲格人元龜
其事君大節一遵禮度蓋師貞之丈人歟臣讀
易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
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千古遣將
之文也懷萬邦之道三曰敬

天曰法

無夢園集

文集

二

祖曰恤民

皇上聖敬日躋克自抑畏 命中外表奏特尊
天地 祖宗不敢竝 平臺 召對 文華
裁決諄諄若田賦加派漕輓逾期 盛德至計
無已粵稽洪武天下飛奏災異著爲令遇風霾
輒飭邊庭頃月蝕申儆

皇上召廷臣下

明詔勤修省至粟貴十年

決萬戶地以震告旣聞耳矣咨爾盡精厲氣無
薄陰陽之和何以報屯鹽裕軍興京營嚴戰守

水利關隘坑漕規載典則盡濶略壞法亂紀而蓄無益之戎行飯不戰之瘞卒與傭賈謀居圍士慕憤也憤盈而決之

皇上以力行爲法

祖政繇舊咨爾敢勇深入懸匈奴頭豪街蠻吏邸間飲至告歆何以報自議徵兵三十萬司農始加派今見兵有額郡國那移正供逋欠日甚貪吏吸加派之腴閭左受加派之困國家冒加派之名

無夢園集

文集

三

皇上專用恤元元爲憂咨爾貪破其衆省海內佗負輸將之費厥賦貞何以報聞斯言也流汗相屬

天地清寧之宇宙必不肆薄蝕於腥羶

祖宗櫛沐之封疆必不淪尺寸於異域舍生之類扶老攜幼謳吟燕凱之聲竅號相答然後類於

上帝禋於

祖宗酬天子宵旰萬分一非爾陣交禦定之

能事耶師尚父曰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又曰大
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乎哉

皇上乾斷離照伐暴除克醜虜必克昧昧我思
之剖符延世爾公爾侯所自樹也審獨聞獨見
之注嚮愜仁人君子之抱懷斯樂已臣仁錫
神祖顯皇帝丁酉所舉士也閱九試而中天啓
之壬戌繇是感激知遇殫心講筵朴愚硜執
屏伏田野

皇上采廷臣言首荷環召俾理誥勅秩宮

無夢園集

文集

四

寮與觀桓桓矯矯之盛以人事君冀得當以
報多士能縛名王擒貴人交臂誦膝連綴而致
之闕下臣庶幾載筆磨錦勒燕然茲籍爲噶
矢報之義其交勗哉知武舉者兵部尚書臣在
晉左侍郎臣邦華同知武舉者寧陽侯臣光裕
惠安伯臣慶臻遂安伯臣偉寧晉伯臣天錫崇
信伯臣天澤安寧侯臣祚昌臨淮侯臣弘濟定
西侯臣惟恭襄城伯臣守錡誠意伯臣孔昭監
試則御史臣心一臣師襄法得備書右春坊右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仁錫謹序

無夢園集 文集

五



不似林別錄外類二器錄也

策問一道

問國家都燕薊宣大最重嘉靖間三衛勾虜四
犯薊撤我古北喜峯藩捍西虜三部坐大其寧
遠至河東者曰插漢食賞廣寧涇昏而貪狡歲
設防自遼陽不戒疆吏苦心轉用之偵東虜插
爲賞首白彥台吉次之今插大殘雲中餘部與
奴姻連並耕牧虜已合矣用讐則憤勵俺族屬
足當虜而我自以全力制奴收四衛復遼廣嚴
備降胡便宜屯田識者謂能禦東虜而後西虜

無夢園集

文集

六

之款可信海上虛着未足狃也然歟蓋邊圉固
則京師安庚戌虜自宣府循潮河川南下至
古北別從間道西出黃淪溝卽奴謀合西虜窺
薊宣之入路也其時一稟廟算而四顧京營
將驕兵冗反調邊兵入援畿輔宣雲大震嗣後
非楊博環甲登陣宿古北扼絕險輔臣徐階請
先備順義以奇兵邀之疆事亦孔棘矣

孝宗敬皇帝與劉大夏議設東西二衛蜚語不
爲動當是時欲出三萬之師援大同猶圍營餘

勁也茲欲修薊鎮敵臺車營施之宜大諮郭登
周尚文戚繼光等守三鎮遺法以漸行之諸邊
遵五軍營十二團營邊戰將練精兵禁班軍工
作同與操肄以漸行之郡國責撫按督守令偕
衛所官蒐簡以殿最報俾沿邊皆可戰之士天
下無不練之兵兵精則餉易足洵救時急策也
詩曰苞有三蘖莫遂莫達黔蜀閩浙間所在逋
誅鍾鼓宜聲名器堪惜掃奴而截蘖大休民力
諸士憤發言之仰佐

無夢園集

文集

七

聖神文武之勤懋襄削平勘定之畧

第一問

今夫防邊壯圉制奴馭虜掃蕩安天下之道三
曰實曰漸曰久
太祖高皇帝謂武臣曰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
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有備是也

宣宗章皇帝諭侍臣曰自古無中國清明而有
外夷之禍者竭天下戰一奴垂數年內者甲兵
頓蓄積虛外者虜比志甚固奴死奴饑不以此
時掃穴係頸竊恥之且不守廣寧則中後寧錦

無夢園集 文集

八

山海非吾有不復遼陽收四州則廣寧非吾有
遼陽不守則陸走薊門水走天津在所設防此
其計不再決若屯田不繇中制必無寧遠亂卒
之事畜插以後不輟欵撫不易經臣必無闌入
大同之事東江處置得宜文武經理必無望洋
問若之事邊璫不提劔橫行必無餌我棄地蹂
屬國犯寧錦之事三方不布四路不出三十萬
之兵不派降胡不受金錢不濫必無覆軍殺將
加賦召募之事道將守令皆高其選必無尸厥

官之事毛乞炭軍討行必無小夷搶攘之事滅
安酋禦閩寇必無東浙滋蔓之事此其轍不堪
再誤粵稽嘉靖三十年之虜釀一貪局戰天下
不休今十年之奴釀一欺局亦戰天下不休昔
貪局主仇鸞賄虜市虜而後已於是逆鸞傳首
九邊天表之應俺荅來臣享數十年清淨之福
今欺局主逆璫欲殺盡天下忠臣義士其強項
邊吏則木索對簿受笞盜左藏私封拜於是逆
璫豪首街衢天表之應四方底定受千萬年保

佑之命茲正會朝清明之日奴孽授首之期也
皇上勤勞天下憂苦萬民速賞必罰至矣雲徹
席卷夫何疑哉惟能制東虜而撫欵可備一策
今三衛非昔比福餘越遼河而太寧牧錦義廣
寧間自喜峯隣宣府曰朶顏昔三衛也小王子
土蠻遷東方徙虜福餘界外據其地反青抽扣
兒拱兔屬插最强福餘世仇插僻遠而朶顏積
衰服屬哈喇慎受賞十台吉部下今三衛也號
三十六家則朶顏裔也插大部東北接奴無金

白爲之限小部踞寧廣青山屬尊而悍妻女弟
戕季父自黃台吉絕其貢十哈沮其使於是鳴
鏞相向致白酋死大殘我雲中是又一奴也白
弟恥借奴兵甚義可使永邵十所部強我能勵
各部獎率忠義奴卽賄山後夷巢拱兔帳而大
興降胡一帶可間謀然插不爲奴用亦驚然自
用東部如此意者近撫三十六營專衛薊彼賤
且微族繁盍少闕畧無拘于小文無費十而愛
一奴犯薊絕其導奴插合一軍軍薊一軍軍宣

無夢園集

文集

十

大俾離散其黨與視撫東部難易相百也蓋謀
國有經有權三衛逼處近畿故永樂有屈烈河
之師而三犁虜庭常從獨石開平出兵實欲拓
外邊移之能一戰復大寧與宣遼竝峙自漁陽
接山後省乘障修邊之費上也不能則用漸法
姑示羈縻勿絕徐階謂治其勾引不若責以扞
圉失職使彼易受而楊選執通罕二子係薊獄
益開邊隙鑿諸試再證前事俺荅失孫辛愛失
妾一也王襄毅真實心爲國虜遂歸趙全弄其

孫旃表之下邊垂無事李順侵餉飾功虜詒歸
丘福斬其妾諸婦之前師武蒙羞疆事之貴實
如此俺荅城下媢書徐階請易番文從大同守
臣進緩敵以固備貴漸也順義之款王襄毅主
之張文忠高文襄決之文襄奏歲遣大臣省臺
閱視守邊與馘斬同功失機同罪十年修築以
款修戰貴久也茲正施德十部申固約束之一
會矣三者備奴棟可合可離彼無所不攻我無
所不守雖然必急薊門嘉靖間虜收伯言帖忽

無夢園集

文集

十一

諸部而古北口孤收影克脫力思諸部而冷口
喜峯孤收流河諸部而馬蘭孤庚戌自宣府循
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從間道出黃淪溝潰墻入
嗣後乙卯犯薊

世宗肅皇帝遣察狀見督臣楊博掇甲披胄宿
止古北口垣上于是發金錢犒守城卒博及大
將各衣一襲癸亥虜阻白水河退掠香河輔臣
徐階請先備順義以奇兵扼之古北虜果走順

義

孝宗敬皇帝御煖閣出大同鎮巡奏謂輔臣曰
京軍已選聽征二萬別備一萬劉健劉大夏等
曰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爲急不果行
是古北潮河者虜必入必戰之地也薊兵守內
口宣兵守外口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急薊
併急宣大竊有感三大將云郭登守大同士可
戰者數百馬百餘匹登糾募畜養不幾年馬萬
五千匹精兵數萬設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
土木賊入圍發機自相擊陷其遺法有存者尚

文追通虜表文擒之殺滿竿宣府永寧之戰斬
其殿繼光練浙兵三千充教師謀練兵六萬出
塞已益兵僅二萬不一當虜將軍有餘憾焉甚
哉乎塞垣之急也建敵臺一千二百座士卒經
年不離臺宿法甚具讀傳烽歌天下壯之尚文
築鎮口邊墩五十里補墻堡七百所大同平曠
可教車茲戰氣破傷良可憤痛五堡之築毛司
馬竟之邊墻之議楊襄毅竟之試以邊垣修圯
爲邊臣殿最如內邊外邊緩邊急邊及關梁障

塞置室居人練人用砲其下可田墩兵墾之誠
守三鎮至計云蓋三將軍孳孳愛國務實思念
至於遠務漸俾卓然可觀務久而將登則于
謙將尚文則翁萬達將繼光則譚綸謙居本兵
日與郭登羅亨信披甲往來至匡飭也萬達分
地乘障硃署堡壁亡守者已各面縛無敢去障
如薊卒無敢去臺至嚴翼也寇薄居庸尚文老
矣得檄馳赴力戰三日夜萬達率壯騎赴之虜
大驚解圍去至壯武也綸立薊門三大營繼光

督之與士卒手調醫藥人人願爲盡力有能立
馬鐵鳳城上南引金復海蓋之粟以犒師庶竟
少保萬一乎無僅曰疋馬不入其令鴛鴦其陣
敵臺車營其制也哉夫邊兵易腹兵腹兵易京
兵京兵易南兵而練兵則士貴士貴則將嚴重
此繼光有以兵練將之說嘉靖設三大營不遵
未樂五軍營之舊乎于謙令三營六督推其二
爲總兵以本兵董之張惣楊一清請用戰將於
是選能戰之將六員不遵團營之舊乎勳爵自

因其故戰將以時權設周尚文不嘗提督京營
乎操法五日之內陣馬三日射藝二日卒不再
更以防代替可做行乎第今牧馬艸場半沒弓
刀外解半窳弊久矣有漸則不驚意者勿遽減
原餉勿遽索盈伍專責練士四萬陰厚其糈一
切頂替或明著踐更或漸令暗補弱者漸補強
老者漸補壯道里遠者漸補近卽無望出征而
可資以守一旦有急不至若嘉靖調邊兵七萬
又選六萬八千與京營襍練使大敵臨邊懦將

提兵逕出藉口入援之已事也嗟乎一實概之
矣漸與久行事次第耳葉盛請急遣居庸宣府
兵還鎮邊人大安羅亨信持劔立宣府城上手
刃出城者非實耶庚戌將驕兵冗遠卒提弊衣
而至牛酒之犒文移往復非不實之患耶班操
初制射牌高與人齊射三百步外簡銳分屯量
饋以納班之金宜厲精更始自班兵傭邊兵無
不傭京兵占邊兵無不占率納班買閒詭冒侵
役爲常而健丁護將吏以我下騎當敵上騎戰

謀兩誤烽火不明兵死餉亦死馬死芻亦死旗
亂轍靡不大創不止衛士不習武藝責所領官
著爲令天下撫按督守令與衛所互簡蒐上下
其考以聽黜陟無用之兵去可以抵餉不練兵
之官去可以裁武漢永和之役第簡賢能爲刺
史太守嶺外平可法已

孝宗謂劉大夏京輔左右肘欲各宿兵其地大
夏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爲西衛東兵納
之密雲薊鎮爲東衛蜚語揭騰不爲動丘濬議

無夢園集

文集

十五

以宣府爲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爲輔守松
亭遼左關隘西以易州爲輔守紫荊南以臨清
爲輔坐鎮湄河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南屯兵於
徐州通兩京咽喉噫燕趙沈警復產健馬以漸
行之八府子弟有司以意訓練如弓箭社自成
一軍乎嘉靖倭寇五十餘人轉掠應天四十八
衛無一出戰卒夷於竈丁可法已天下最苦餉
郭子儀憂地廣勢分願收諸道精卒五萬分屯
北邊葉適言張俊岳飛等屯兵三十餘萬歲給

錢六千餘萬緡米絹不與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省東南民力甚善兵精則自汰汰則以所贏之糧補所缺之額厚所練之兵餉不患不足兵精而餉足何憂虜試下一檄曰安酋殺無赦滇進霑益蜀進烏江粵出一師以連麻哈泗辰之夷楚通一線以濟師黔繇六廣彼前有巖江削壁後有烏蒙部落諸司中深菁洞時怒黔時緩蜀時誘煽諸苗亦窮矣又下一檄于閩浙曰海寇殺無赦已撫者歸我叛人否則勦之沿

無夢園集

文集

七

例請撫者罪噫孔子作春秋奉名義而已安得不惜繁纓今兵食兩訕尊紀綱而已安得不惜官爵自古盜賊與窮民合憂不在虜下天下無不練之兵則天下無不盪之寇有如期月課實情三年課實政中外興除皆以三年爲限實斯漸漸斯久久道化成與天無極生請咏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桓撥之盛也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聖神文武之上筭也

第二問

御臣之道使無欲難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惟
上所置難自置之無可欲無敢欲易人臣置已
于有欲甚難而置已于無欲反易以律武臣不
太過歟曰非也士有志節而後有出處有出處
而後有生死死武士有死無二而後有事業故夷
狄患難造次顛沛非人生偶然之遭乃自得之
地也又武士快心之地也士何求哉居鄉不求
于竿牘居官不求于鐘鼎居方寸不求于聲譽

無夢園集

文集

七

居夢寐不求于鬼神故置身無欲甚易而有求
甚難士無求趨其易云爾一失足千古恨矣一
失身天地毀矣戰國說士甚有口旁人睨之不
三十萬金豪傑盡能無悲乎噫輕世肆志仲連
所以傲然自命天下士而不疑也彼且蹈東海
死耳豈從來不愛錢之人卽不惜死之人耶雖
然士無欲也人欲之名教欲以爲砥柱渡江河
欲以爲維楫奉辭伐暴之主欲以爲仁人君子
戰死扶傷想魂萬里之外欲其爲無辜籲天而

士一失望介如石焉僞也峙如山焉埳也故置
身有欲甚難且世俗之所欲何物也有鬼神以
司之有斧鉞以臨之鬼神之所不司何不可欲
其鬼神焉司之何可欲斧鉞之所不臨何不敢
欲其斧鉞焉臨之何敢欲師老十年纍纍垂索
無鬼神無斧鉞哉有之自今日始雖然可以得
中士不可以得上士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共武
之服有欲不可治無欲少欲不可治多欲惟敬
治之禮將力將止欲將一也止欲必有禮有禮

無夢園集

文集

六

而恥生有恥而力生王嘉曰士有材能甚少宜
預蓄養無事事倉卒乃求噫士不患不賢而患
不能不患不能而患不情說在蕭鄧侯何與李
將軍陵鄧侯收秦圖書轉輸關中不絕可謂能
計天下已定諸事草創而便利田宅自污此一
念已不忠是不情于君臣也天下無能人也陵
自守奇士張空拳冒白刃可謂能將而回面事
虜使其友自宮又失言君父之前是不情于朋
友也天下無能人也人必度其君度其友度其

身不情于如此之君臣如此之朋友而無具甚矣史稱陳平受金高帝縱之金平金人乎哉燕居深念調和將相是有情漢室之人也趙奢爲將賞賜悉予軍吏士大夫其妻弗怪也括私賜金帛其母怪之括不情于母子也故不情于趙王李允則之築大城也愚其民于嶽祠又愚之捕盜卒以版築護祠以祠城甕俾有寧宇也情于甕城父老子弟他若牧饗士士不有其身起吮卒母不有其子去病匈奴未滅不有其家非

情至孰能與于此世衡懸銀的教吏民習射情于禦盜李愬斥倡優護病卒而莊事裴度情于上臣曹彬不以官洒私太祖情于舊主故曰愛爵賞百金而不取人之情者不仁已不情安能取人之情且富貴非一家物公諸天下富貴亦非天下物還之人主天不可久負耕夫紅女不可奪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雖然此寥廓而獨寐者耶可以得無情之士不可以得有情之士文武一也束手受書博誦幾何上馬殺賊下馬

作檄幾何守缺係殘專已綴學傷哉貧也如耕
石田有一物焉挾之以去多金而已故士有四
儲一儲學一儲氣一儲義命一儲道德有學而
無氣孱夫也有氣而無義命無道德窳人也天
之造人維義與命無義無命天所不材君安使
之知義命計不旋踵斷死不顧計先定也見眉
宇淡名利之心揭膽肝作忠孝之氣非有道德
人也歟哉如鑄劍焉狀類高山深淵而後太乙
下觀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

太祖高皇帝與侍臣闢孫武使貪使詐之說曰
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野戰捐軀
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上召對亟稱宋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二語
責武臣首責文臣繩小貪先繩大貪生愚以爲
國有三大儲焉一曰儲人一曰儲利儲人之道
三曰儲撫臣儲道臣儲壯縣邊縣之令儲利之
道三曰儲屯儲鹽儲京東江南水利

祖宗廓清之烈神氣壯隆又賴楊文貞東南重

賦宜恤一語久任巡撫一策洪宣成弘間封殖
數十年維時周忱于謙等久者至二十二載今
不滿三歲輒遷其病徒文具耳誠得非常之人
六年始代而責之以事代者代其人并代其事
三載加秩焉道臣如高文襄議遴異材除授兵
部專備邊道之缺効則躋巡撫使尊重難危人
地位望相得天下生民係于今以壯縣邊縣爲
一籍冢宰定其論入告而後授之令亦不以師
荐故旁瞬左右顧而竭智盡忠行能高妙苟有

無夢園集

文集

三

眞賢能二百餘人分布海內是國家蓄二百餘
名將也塞上以築垣練兵積穀清屯遏寇盜爲
最內地以興水利墾荒蕪散盜賊減鞭朴而催
科不拙爲最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今之筋骨神
明皆財也天下皆得人是得百千萬筋骨神明
之財也禁迎送絕煩苛威權不奪而後臨難仗
節三歲上其最優以行取六年陞轉如是而有
人矣請儲財一曰儲屯洪武諭屯兵種棗栗廣
募受屯者給公田東勝衛虐屯卒論斬而餘糧

之減半正糧之免交盤改本爲折始壞法屯之
盛也太寧松亭關會州寬河儲二百萬石孔樂
間給牛種頒田式墾荒不起科寧夏積穀獨多
今田增而糧減曰疆界也豪強也逃貧也戎馬
克斥也獨無屯冊可仗豪右按年賠糧及自首
免賠之令歟以宣大言之商輅奏田卒互耕操
蔣琬奏清腴田數十萬嘉靖間臺臣專買二鎮
糧草今粟與草爭貴兵革相乘忍甌脫耶借曰
寇至彼田塞下之晁錯繆矣棗祗趙克國鄧艾

羊祐郭元振李泌韓重華皆謬歟葉盛撫宣府
墾田多買戰馬修城堡李承勛巡遼見故興水
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瀋陽地尤美則築墻
創臺防虜之入皆過計歟噫虜多方誤我我又
多方自誤官冗兵脆犖犖小民有公派有私派
而軍屯任其廢業不平謂何無亦思年例盈三
百餘萬額外征討五百萬至于今太倉太僕公
私之積有幾亟以屯政責成撫按撫按責部帥
將自耕以倡所部計田頒賞優復業之令開贖

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之名色省養
馬商人之苛政卽未能復地還軍而亦宜派糧
歸地柰何哉官種民種餘丁種皆不辨歟酒心
自新制吾棄財無令天下大屈一曰儲鹽兩淮
壅引數十萬邊引三年不售浮課僞引莫之鈎
較貧竈困總摧之手大賈入敝惡之繪關說甚
千奏討開納滋蔓請求買窩賣窩鹽引犒樂工
伶人而不問鹵地草場刀俎供富室豪商而不
問自變輸粟引價昂而不問鈔法不行無法處

餘鹽而不問初制商人納粟二斗五升利商亦
利屯卒而不問寧夏便粟而不問東粵蜀閩地
廣而不問唐蒲解安邑歲供京師解鹽近二邊
今賦少員濫而不問絞刑不止乃開贖刑官軍
送出境而不問滄州鹽直廉給價回空糧艘揚
州爲貯倉常股存積悉與見鹽亦裒益一術而
不問鑿于唐第五琦斗鹽加百錢劉宴因民所
急罷稅禁堰曉道倍于勸農初僅四十萬緡季
年乃得六百萬緡及陳少游包估侈高估李琦

盛貢獻其法大壞李巽始歸度支信哉用人急
矣霍韜議選兩淮漕運及三邊總督都御史如
左右手講求鹽屯之法聽自擇鹽官三年詔賞
罰蓋至論云一曰儲京東江南水利薊隔一墻
依垣而守地濶人稀興水利以限戎馬郭守敬
治水故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田薊而諸鎮次
之湖海先豐潤遼陽以東青徐以南次之部耕
卒守墩戍瀕海墩臺兼備倭虜嗟乎張全義屯
洛四十餘年始富饒虞文靖秩富民願耕者其

說不行于秦定迨設海口萬戶江南之粟不來
王庭以北使內地法全義塞外法文靖亦何減
史起溉鄴鄭國溉秦文翁溉蜀白公引渭馬援
引洮虞詡浚渠之蹟乎東南賦重粟貴有年頃
者海風大決流殺人民溶吳淞白茆諸江浦入
海尤裕餉救民之上籌也三儲之外無爭尺寸
以開言利之端三儲之內無遺尺寸以蘇軍民
之困俾所儲撫臣道臣壯縣邊縣之令式行之
務令貧弱有利大貪戢而小貪自止故曰欲理

之君閉利門長此不已屯利歸于豪鹽利盡歸
于奸商于貪官于猾吏于游客獨患苦細民煽
亂饑卒至水利罔聞知海風盪決漂溺死亡而
不動謀國如此可謂取人之情者耶善哉劉晏
用士不用吏蘇軾曰朝廷赦吏胥不赦又曰百
萬虎狼在城市噫爲子孫作馬牛不知爲吏胥
作馬牛也又不知爲虎狼作馬牛也宜少自愛
矣文武吏士有儲也自置身于無可欲無敢欲
之地國有儲也置文武吏士于無可欲無敢欲
之長必基之矣

之地金錢犒死士而軀命報

天子萬年有道

論

兵以治爲勝

兵也者將將之任而非一帥之事三代以來將權在上故常治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曰師以天下比一人曰比師貴應惟君無弗應也比貴輔惟君無弗輔也古之聰明聖知神武而不殺者猶以此齋戒神明其德焉天地無不戒懼之日在澤則雷在地則雷出地則雷在天下則雷君法天體乾朝乾夕惕人龍處於危地其戰兢一

無夢園集

文集

三

大淵乎萬國咸寧則是萬國皆以戰兢治其性命也乾上九而亢戰乎乾所以去其亢範六極而弱八曰兵所以去其弱戰不予諸卦予乾皇極尊五之義云是古今必勝常勝之兵君父所獨操者神妙萬物人主提八卦之神卽提萬物之神其陰陽不測在能轉先天爲後天自乾一轉而幹旋天地挽回日月革易山澤呼吸風雷于是戰歸之乾而勞乎坎坎勞卦血卦且戰且勞乾坎相求恒易以知險恒戰以出險爲君難

如此遣將之辭曰上至天下至淵是極深研幾
上懸無極下臨不測之危詞也蓋有治天之師
有治地之師有治人之師堯開天曆象日月星
辰羲和尸厥官亂天故以天治之舜闢地肇州
封山濬川苗民逆命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亂地
故以地治之文王止至善立人極卿士非度咈
其耆長既戡黎祖伊恐亂人故以人治之此三
師者無敵於天下自胤侯一征後王克謹天戒
史官不見郡國以聞郡國不聞史官見之史官

不見郡國言之而萬古之天文治自禹乘四載
所至萊夷作牧和夷底績至兩階既舞三苗丕
敘玄圭乃錫非然聲教弗訖也師歷山胼胝至
誠格之矣而萬古之地理治文王之居坎也若
便安熟習然習坎不已衍爲麗澤忘勞忘死是
以能出乎險難之中爲生民主而萬古之人倫
治文善用易者也操勝于坎離離明者甲冑戈
兵也翕明于內腹乃大敬于離初用晦無咎其
內文明外柔順以艱貞蒙大難者歟旣濟喪弗

而弗逐也柔中之明不顯于二文王以之高世之功遂成於三武王以之姜里小心則納約之爻云文不止者也水火不止者也坎居離上水溢而火怒于下必進之象卽不止之象故濟坎居離下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卽終止之象故未濟則儲水防火水居火上非思患豫防終日戒之文德耶戒則爲丈人爲長子不戒爲小音之揚飛翼之銳棟橈之本未弱而已進退兵家之恒也盤桓而不動適如而不前班如而

不迫無虞而不卽豈敢勇深入哉而操勝于君父則無敵之師有必進無一退雖然洗心退藏吉凶同患愈洗愈退矣愈退愈藏矣愈藏愈密矣此治心也及其出征不然天上之火遇惡揚善大師之克伐莽除墉洊至之水常德習教兩作之離折首正邦太否自根而拔剝復隨念而移勝在水也能使水居火上勝在火也能使火上同于天貪昧隱忍人心鬼方幽窟也非高宗孰伐之大君不去號咷之間三之莽四之墉亦

多矣大君不醒萬方之聾瞶子夜之雷不聲雷
不從坎起茫茫長夜矣雷出而萬物生出入無
疾豈待藥哉非七日來復則十年弗征不重其
門不擊其柝復關不閉坎險不守矣果一帥之
任乎哉文王轉先天爲後天而居乾于必戰將
地也居離于南面將幾也居震於東方將聲也
稽首得五臣焉稽詩得二臣焉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從欲以治臯陶將之仁陳三風六愆肇修
人紀伊尹將之任于戈省厥躬有備無患傳說

無夢園集

文集

无

將之豫彝倫攸敘八政首食箕子將之命公孫
碩膚綢繆牖戶周公將之忍無言而愚無筵而
舞無抱子而嬉無蠻作而弓矢衛武公將之智
若否是明王躬是保不以全軀保妻子爲明哲
仲山甫將之德善用師者無所不藏藏于訟自
小言絕之田可無禽矣藏于需自飲食絕之寇
可無禦矣無山下之泉而金夫見無地中之雷
而商旅行藏其義于蒙于復誅貪詐也噫微矣
哉咸練兵之卦也井養兵之卦也兵法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咸其拇志在外而足易動
易動多蹶咸腓咸股士卒動而將心憧憧騰口
說何異兵書煩擾哉坎上之卦八井不言險井
上出爲功泥乎谷乎呼庚癸耳濞乎不食需王
明耳勞民勸相其寓兵于農耶勿幕元吉其井
養不窮耶箕子能用易者也食先而兵後五行
先而三德後德居北是剛中之滙也井泉之溫
寒泉之列也君操勝而必行之貴決係詞十三
卦終夫百官治萬民察以此雜卦終夫剛決柔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以此吳起曰兵以治爲勝
將權在人主無弗應也無弗比也一張一弛無
弗藏也其在下有疾呼而不應者矣有仔重而
不輔者矣有疊恥而不藏者矣商之善用兵也
藏于盤庚俾和吉言于百姓周之善用兵也藏
于酒誥俾有正有事無彝酒又藏于多士多方
俾惟和惟克勤顧天顯民祗皆自其小有言聖
之恐一至于用兵而險陷汎濫有不可隄之勢
也治天治地治人之師自天子出而將將之權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會試

人主察天之所矜務抑己以從其欲而後道濟天下夫民欲而天從之天非自從之也以屬天子猶之乾父坤母綱緼化醇一付六子職有尸矣身爲天子不子惠元元振育寡孤者何等也無曰高高在上瞻雲望漢揭斗柄訴七襄非鰥寡無蓋乎哉何以不呼君而呼天則又有代之呼者矣呼以雨暘之不時呼以日星川岳之失序其君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然屈君以伸

無夢園集

章集

一

天伸天以伸民無不悅百姓所欲而止存於懷保惠鮮曷嘗不存於毒痛如燬哉民恃天天恃君君恃存百姓之道唐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太宗可謂有其意者其言曰去煩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真格論也夫庶民惟星所好者風雨也所惡者必搏鷲也爰暨小人雜耕牧於朝堂而儕耘耔於卿士也且呱呱而泣者非子也鳩鵠其形則同室之肺附耶各子其子所以庶民衆父之父

所以大君嗟乎知人安民知之乃安之安之乃存之昔者子羔別人不怨以有憂人之色存焉故捐其剗肢剖肌之痛而親其色秦愚黔首使惛然無知以聽從於己是奪其明德也董子曰知愛衣食不知天氣天氣重於衣食天氣者明德也故揭竿而天從之殺長吏以應而秦民之明德愈醒婦姑諍倨則有或揚其言者矣存百姓先存其愛敬恭上之明德民萌也芽苗而導之猶春氣之生草也民冥也有汾澮以流其惡

大汗浸體不浹灌此矣且夫食監門衣大布勤傳餐君苦而民不樂民所祈致於君則保其家室也天子萬年也泮渙詠歌也鳩衆聚族各以精氣神爽寢處於大君之方寸者以在躬之清明如神之志氣也故喜怒好惡慎此四者而不妄發可謂天矣妄發則精氣畔之神爽離之中央之帝一鑿而民於我邁盧矣非無民也乃無心也無百姓之心不足以存百姓我以爲百姓儻驕渙潰狂奔四出之戾氣而天以爲百姓之

明德何也非百姓不存於心而主心自不足以存之如驅愛子而出也又不建鼓以求也無辜之籲腥聞久矣先王不唯甚愛其民抑甚處其民息事寧人敬奉天氣敷於民繇乃在位不廷辱而訶譴之也和吉言之而已罔俾易種新邑而已厥心違怨則皇自敬德而已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若夫撞鍾舞女用之日新則有以刈殺譏者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則有以聊攝姑尤之人指者而無得罪於百姓又稱之爲愛君其無

得罪於百姓則無得罪於心而有以存之也漢屢詔寬大至錫無戰之勲賜不耕之粟所巡幸無治道牽馬使貧弱有利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唐六條課吏分遣大臣循行諸道疏其名於屏與偕坐臥百姓如寄諸懷曷問報哉而壺闕三老以公卿噤口上太子之寃馬嵬父老以戎馬間闕定社稷之計則亦其民愛敬恭上之大驗也甚哉愚其民所以去之明其民所以存之雖然施報非古也試論爲君之大道夫

溥被饑荒二千石不預其備則魏相條上之矣
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稍倣古限名田則嚴安
仲舒臚列之矣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各率其
意以道民焉歲或不登民食頗寡素有蓄積以
備灾害則不啻減大官不受獻而已君天下者
而不聞此也可不可也泛舟之役怨其君恤其
民邾莒小國介於大藩百姓戴之亦以永世君
天下者而不若仇國不若小國使魯無鳩可不
可也武有七德安人和衆二焉介冑而恤之胞

與而徂之可不可也漢武治兵三十載不加賦
而用給軍興所至減漕有二百萬石者捐隴西
北地上郡之卒以寬天下之繇四征弗庭而寬
之一方薄伐而擾之可不可也元年免田租之
半史不絕書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
民勿租賦昔任土以作貢今地蕪不治流庸未
盡還而倍其征入野荒治苛上丞相御史以聞
何人也或燦燦衣裳或夢夢赤芾鶴而使鳧而
散鴻雁無宅邪吏行弊政倦吏治薄民甚者嚴

法刻深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矣朝廷赦之而吏
胥不赦蘇軾云數十萬虎狼在民間者不可
也雖然猶未盡爲君之道晨正農祥脉其滿青
故三時農一時武不存百姓而兵乎螟蟻書大
無麥禾書司民獻數拜登天府不存百姓而史
乎大昭小鳴降爾釐楚四方以和來矣不存百
姓而樂乎攘其左右且囊橐之嘗其旨否且漁
獵之受大者取小矣不存百姓而田租可廢田
畷可罷乎幽雅不賡幽鼓不擊乎老物不息乎

秘芬不登於俎普存不顯於帝矣不存百姓而
祀乎存百姓在左右民其道法陰陽適中之泰
泰言進君子退小人則知人之事知人則安民
之事安民則明其明德以存之之事左書而右
息之民不存矣左右者急之也欲左則左欲右
則右以人主爲百姓之左右而存之至矣所以
然者天在民之左右故救之不急其索諸枯魚
之肆矣甚者拔之數十萬虎狼之窟矣此必先
之說也夫唯謀人之保居則叙欽歟不肩好貨

歟使民自取吏焉必取其愛歟百姓存十之五
矣抑并兼弛無藝田其廢田并心積力如讓畔
異路舉孝弟貞婦者爲一輩宣上殿歟百姓存
十之七矣如封富民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公卿
日陳康功田功天子齋戒受質百姓存十之九
矣天矜於民者也必從其欲者也卷阿之媚庶
人假樂之宜民天保之日用飲食豈巫祝之祝
哉祝爾萬壽無疆天必從之矣

擬

無夢園集

章集

六

上御西苑幽風亭召尚書李時等同觀西苑收

穫謝表

嘉靖十年

伏以維新

帝命西苑懷良苗之日新式穀周家幽風亭

樹有邨之嘉穀肆收穫如成人有德祝

聖壽頌兇觥無疆俾臣子咸知稼穡艱難自

廟堂躬行庾廩節儉慶又始於耕墾喜先溢乎

班嘗臣李時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以

八政首農兆民允殖田畷至嘗其旨否挈饁郊

原後世賢師吾儉勤移根禁苑勤我穡事非類

必鋤佃彼莠田不殖將落譬彼總角漸以突弁
無若惰農自貽滅裂故豐年期於必獲猶修道
迄於終身而况廟堂耦小人之十千豳頌卜周
曆之八百陳常時夏撫愛景以字人克配彼天
穆薰風而扇物自借父耰耨慮有德色易子齒
骨莫之省憂故雨暘失時民且狼顧而漢詔振
救歡若春生弱也欲孤長也欲居熟也欲扶禁
其苗竊鰥獨者帛貧窮者粟廢疾者貸無滋土
崩磽陜靡所農桑徒寬大郡俾荐泉莽長安給

無夢園集

車集

七

傅繇運自丞相下逮至都官導巴蜀致之江淮
給種食勿令收責未央長樂不撞萬石雷霆之
鼓鐘太僕水衡常減穀食肉食之獸馬試吟子
建藉田之賦猶知百姓素朴之艱懷有虞而撫
琴親賢遠佞帶橫阡以經陌理政封疆雖誇句
奪風雲其如治沿螟騰恭惟

皇帝陛下

受命溥將

樹人豐豫

耕仁耨

義坤厚庇葛藟之本根

沛雨油雲乾剛清

宮府之穴漏繼

大君之統則代來入帝首詔力田問
天子之年則義馭騰輝奄觀銍鎛可使采繁
懿桑之女春日載往載來一聽莎雞蟋蟀之聲秋
蟲自鳴自止膺發粟烈風高隕籜之威肅霜滌
場人凜鑿冰之政剝棗穫稻坐致恗恗粟粟之
饒食瓜斷壺豈有一摘再摘之豐瞻言膺齒風
亭西苑儼如

宗祖在羹牆撫降康之辰念率育之始芾豐草
而種黃茂芟柞宛然頌飶香而歌椒馨崇墉如

無夢園集

章集

八

積俶載億秭驛達慶百室之盈簸蹂春揄茨庾
貽寡婦之利我藝稷黍蒸畀酒醴豆登香升肇
祀而禋

宗廟乘屋播穀取陳以食農夫詔臣等於堯
耕舜穫之中識禹儉湯勤之意五色雲起拂馬
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翠華黃實
禁苑秋深蘆葦至於碩庭勤耘以顯令德
聖容晬穆宛主伯亞旅之從容

天語叮嚀惟場圃禾稼相敦勉握粟出卜哀我

憚人乘畀火炎無害田穉靡違月令敬順天常
顧如坻如京尚有窮民悲夜月况取子取室豈
無稂莠蠹嘉禾臣等恭繹

聖懷冀抒曝獻當姬旦陳詩之際正冲人集蓼
之秋且二叔之不咸兼淮夷之勤遠獨其咨於
保傅如嚴母衛貞姝乃長咏乎邠風類瞽史宣
謠俗俾女御皆知賡和卽僕臣亦與勸歌取狐
狸爲公子裘饗朋酒上一人壽穹室薰鼠寒益
流火授衣私糴獻新化行蒐田彌符茲彼戎索
無夢園集 章集 九

載纘武功我所蓄租采中原之菽民亦勞止醉
眉壽之觴采茶薪畝日用飲食獻羔祭韭神聽
和平喜愠泯于條風公私同其駿發永言

祖德盡在田功出戰嘗糲食之甘特復太平諸
郡管田土積穀之數詔旌茂才一人計疆畝而
栽桑無酒醪以靡穀 鍾山一幸見田者而徒
步獨龍之岡 園丘初成偕世子而共遊秬秠
之野指宮中隙地則本支種百世之蔬歌雲漢
勤民則山川駐藁蓆之履晝曝孔燠夜不卽安

禱三日以郊還就西廡而齋戒罪馬亮督運長
農事惰語宋納敬天易勤民難孝感被飢發帑
不俟廷請方社不雨食蔬過於合宮積逋寬以
折收墾荒盡免租稅粟貸富而免雜役爲勸義
菽資貧而構室廬使寧居軫江右民衆田少之
艱諭原吉里甲代賠之苦四方奏告雨澤霱贖
無積所司宛平面諭興除報聞刻期三日齊魯
被災免勅立詔士竒鄒縣持筐發倉下同汲黯
主容菜而窮簷色美孟頫圖幽風斯螽訴而機

抒鳴令宮庭繪織婦評廣漢非循良吏 御左
順出閔農詩召蹇義錄昌平耕叟之詞勅郭進
加人材務農之秩伏覩

陛下與治同道我田旣臧革運糧加耗之姦汰
內官監收之蠹草塲禁勢豪陳乞入府清戚畹
土田屢下詔書悉罷鎮守無大滯天下粟惟日
減口賦錢臣等敢不體雨雪霰霖之培令糶糶
無蔓珍醴泉芝草之出與嘉穎同登樹德務滋
鋤奸視力則 星辰履曳之日悉稼穡匪懈之

時伏願 擊土鼓而毅士女 命田祖以清盃
蛆無若箕不簸揚斗不酒漿祁祁興雨即使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孜孜降康千斯倉萬斯箱蒸
髦士也古人多似續無此疆無爾界惟辟王哉
嘉靖屢豐年則慶源多黍多稌晉爾戩穀而大
田靡隰靡畛貽我來牟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無夢園集

章集

十一

天賦材務農之
國壤黜懇想
嘉靜氣豐乎
望士步古入
齊豈乘此
無榮其不
報外願力

第一問

賈誼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此時務也誼達國體持論若此其新書雜取大戴明堂位禮經諸學當是時三公三少攝體貌和義行章敬恭選博聞有道術者衛翼之橫經高論首春秋詩禮間及風俗故志于是天子不經不法不姻戚不惠民歌笑在前賢才在後則引義糾逖故前有與慮後有與計非簡聞小誦矣且太史緼瑟太師吹律則在娠之學鮑魚弗登則飲食之學僕

無夢園集

章集

十三

臣正慎簡女侍女御則瞽御妃嬪之學是以簡練於習成熟於師昔堯舜治天地之事學天地之學其他必從見聞入以見入者伊尹于太甲以聞入者高宗于傳說人主見聞與經生異聞則遙集帝王而告語之見則直謦欬其祖先耳堯之學開天曆象授時是也舜之學闡地十有二州是也文王反先天爲後天是謂人學人學必得力于險阻姬公教成王從險阻逆入無數其康事而學力見矣次若漢高于陸賈賈質言

不迂漢家寬大其臣多政事才皆出此高語太子踐祚省書乃知作者之意殊悔前非故一代多明辟當是時詔雜舉通達國體充博士位徵天下逸經古禮曆筭鐘律爲駕一車輶傳遣勅公卿習月令其不事學及不能通一藝輒罷官於是講求理道博盡羣情而間有保殘守缺則訟言擯之矣又次若唐太宗於李靖靖稱符堅善用兵太宗立取傳觀之而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孫武一書懼爲空文所誘古今兵法識緯存

之乃以廢之聽其言大概宿將漸凋苦心商確豈效訛詬片語哉說者謂夜分講經歲周御覽隻日不廢講讀無救於亂夫釀亂非也講學未嘗不是也太宗四部玄宗質難宋仁論語哲宗經筵其臣虞世南褚亮盧懷慎孫奭程頤范祖禹輩多端士庸詎非講學力也一車輶傳遣勅皇上以放勳御宇之年周成訪洛之會四郊多故則大學問大見聞皆得力于險中以艱難其政事入而神聖天授好學勤政臣子敢自菲薄

光考憑凡必爲堯舜之訓哉宣尼好學首發憤
天子發損疆失地之憤則學大臣發持危定傾
之憤則學羣臣發先公後私之憤則學闔外發
鞠躬盡瘁之憤則學今日誰所不宜學者誰所
不宜憤者講學先修德上下各修其德一入廣
廈一啓牙籤一聞緒論於是黼扆動容黃髮竦
聽左右前後且愕且懾而講臣颺溢忠悃疊疊
勉勉中夜以思起居懼開游觀之漸言路懼開

厭棄之漸詰姦懼開告密之漸勲戚懼開典兵
之漸因事納忠如防潰堤其功高輔理丞弼之
上其機捷拾遺補過之先是以罷顏料減織造
商鹽課皆從講筵得之與其微妙詮理不如粲
曉陳事與其駢偶成章不如明白徑指蓋有以
大懼發憤者

高皇帝謂李善長曰點簡此身與心若兩敵然
自相爭戰必求至當有以大悟發憤者學士解
縉等進正心講義

文皇帝覽之至再曰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自然無事有以大慎發憤者章皇帝曰朕祇承祖宗成法諸司事有疑碍奏請必考舊典有以大疑發憤者

肅皇帝曰堯舜湯文以後孔孟以來數十百年統盡歸臣下朕所深疑若本朝講筵家法有諭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承籍天下國家之重又曰人於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擇其可以經綸天下者不必繹章句工文巧而肅皇帝命張璠務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關係目前者入告尤至論矣生近而引

孝廟左於劉大夏右於戴珊則近倖以講官一言切責

世廟朝於洪範夕於無逸則鎮守以閣臣一言立罷是講學明効也生又近而引

神祖初因輔臣進帝鑑圖說指陳痛切於是自主有問大寶箴有誦講酒誥戒崇飲感陸贄之切直義董宣之強項善漢文之按轡故內有思

齊太任之教誠立而敢斷深藏以爲神博觀以爲明罷貞觀政要講禮經尤孜孜於春秋衍義除兇戡亂又講學明効也若夫朝見皆得入陳疑義錄示講幄輔弼面決部院間宣章奏博詢儒臣臺省以次輪侍若楊文懿王文恪楊文襄章文懿諸臣言之悉矣且三楊顧命早朝日言八事說者猶謂宜復午朝初制云夫謹於尊天慎於養人精練左右決斷狐疑此帝學也學太節則知閤太博則業厭亡法之議難以斷吉凶

以學決事亦主所斷也噫劍之威也因主之神故積衆精以自剛其必講學也夫

第二問

蓋聞智居冬官屬司空置空虛不用之地孰知貞固介石正在不用哉貞固之乾則進退存亡消長之智是介石之豫則剛柔微彰之幾是夫乾德施溥博而退喪亡設險其前豫則冥者盱者鳴者旗亂輒靡者宐凶咎沓至而吉之先見巍然揭萬夫上蓋智者非爭一先爭一正爭一

介也不能介知進存得已矣能介而後知退喪
亡然于乾不于豫何也空虛不用之地乃嚴冰
苦霜丈夫立足之地而豫則甘雨和風小子狎
遊嬉處者也且玉溫而栗貞義也何以不玉而
石不堅確玉亦僞矣不明辨玉亦穢矣故強而
立亂而敬擾而毅皆石象也朝受功夕計過成
幼不倦則有業人矣其人石矣密靜多內力則
成事人矣其功石矣陰符盜陰陽之機不知陰
陽之正善讀六韜卽情深欲得一語指可概見

無夢園集

章集

七

子房素書豈辟穀一着奇哉如辟穀已也亦寥
廓而獨寂矣夫釣者情深欲得貪于餌也乃名
介不名貪伐紂扶漢皆素所確辨者臥龍佐蜀
憚之以威懼之以法大破劉璋積習若草廬之
對流涕表出師猶是指陳利鈍非介石窵要所
在夫介石窵要則惟是進退存亡得喪剛柔微
彰間如與國工對奕毫無輕着錯着而已矣晉
楚之役荀首善謀隨季善辭或設七伏於敖前
或戒舟師以先濟則介石也二憾徃矣以求卿

求公族之弗得則鳴豫也充國上屯田省輪輓
誅零威罕治湟陘道鮮水從枕席過師決破壞
在來春屢詔不易則介石也二將軍窮天子之
精兵散車甲於山野無後咎餘責則冥豫也淝
水預有處置則安石賭墅雍容遼后失其愛倩
則萊公飲博盟質而令公單騎涇陽感之惟誠
威之惟信且與子晞明剖利害豈不顧死生不
問身家者唯竭誠捍國家至固至審身名俱全
則介石也張浚提師八十萬曲端諫而殺之寇

至倉卒詐張端旗幟不亦羞乎要其人潛善黨
豈惜一擲哉則肝豫也嗟乎智者知彼知己不
知彼亦必知己今舉世不知己之何兵何將而
言戰守不知己可以兵無兵之兵將無將之將
而言戰守之是非是必天雨金地湧粟潤若耶
之溪爲銅呼韓白之靈提師然後可而世豈有
是事也兵法多方以誤之今多方以自誤誤國
以自全皆曰予智夫氣發于星辰之際拂鐘無
聲應機立斷譬飛兔流星龍驥不能追此最上

應變之才也智象也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
足以慮化亦智象也聰明者英分多得雄之膽
而行膽力者雄分多得英之智而立智之半也
若依似間雜徑露而單持曾無矯矢理綸之謀
智之反也亡已則愚者乎憂國如飢渴乎則察
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乎故曰未聞奇策固守
之臣不奇策何以固守抑亦有狂而操利兵迷
而乘良馬者矣日張進存得之狀顯據退喪亡
之實以奴呈身以奴起家漢法司隸較尉策其
不變者此之奸細不詰而問萊傭奚益王羲之
與殷浩曰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
遠慮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更與朝野思布
平正夫介石平正之象也繁露有云正人爲一
選然則貞固介石其唯正人乎

第三問

廉者法也一日不廉一日不法一念不廉一念
不法父子兄弟交遊之間一人不廉一人不法
故曰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不生大辱六

計弊羣吏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辨不法
非廉也六者全則廉其法矣廉耻買亂賢不肖
混淆故守相不實選吏不務平法或擅興徭役
飾厨傳以取名譽則茂才孝廉歲凡百數適爲
樹冀詬之嚙矢耶儒者不屑齒春秋大夫然有
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歟有莒僕以賄來必出
諸境歟有求玉環必問君大夫歟有宋罕至晉
尤其治室歟有孫文子受規終身不聽琴瑟歟
有辭邶殿十六邑歟有受下卿之禮歟嗟乎尹

嚴一介之取也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
捷徑自一介之與絕之無不絕矣使與一介取
一介不明農不讓後人于丕時而可伐夏救民
輔孺子王則伊周弗急急焉且二叔流言不利
非斷斷無欲天弗動威而我徂東山皆功利之
局碩膚几几亦因緣之徑矣尹非弗顧弗視又
能于桐復辟不戚我先王乎俱無耻主最病以
不廉故不法卽欲各求索自快豈可哉漢孝元
時外戚費千萬者少故水衡見錢多也楊秉計

日受俸則却故吏之百萬楊震夜行不媿則慊
獨對之四知上壤墻之珠袁傳法矣封袁毅之
絲山濤法矣不燃官燭爲留胡床敬祖裴潛法
矣他如郭丹董昆丞相弘位漸尊而節縮畝入
坐無完簞飯粟被布曰與庀室寧富民亦足多
者祭征虜家無私財稱奉公憂國不亦宜乎大
則爲伊周武侯小則爲公儀休羊續輩總之不
昧一介夫法與廉親與貪仇欲理之主閉利門
生竊虞貨賄之入出矣數十年來積于內帑

積于貴倖積于商賈積于仕宦皆積也漢抑末
不乘馬不衣帛以困辱之法足矣他所蘊崇皆
能召致不祥無積而不化者今

聖天子發帑助邊少府出而臣子之筐篋不出
豈惟不出又附贅之借曰捐金不問能破強虜
上首功擊牛酒羅英雄使上智之士行間乎乞
人之死不索尊索其財乎兵逃餉亦逃兵死餉
亦死乎士大夫故汙辱其衣朝府大吏自挈壺
食入官和洽所譏也在今日猶當北面事之東

漢不任三公而議者直訾婦女之簡押不簡押亦奚不至哉必也人懷秋嚴士蓄霜斷以此明詔海內宜無有不媿赧決奮如劍淬其膚乃在其頸者也雖然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法莫大於用人宋軍州政事皆委文吏究也銓院除人無一往西北者與多用誤用究竟無用孰若精選武臣而厚其權集其勢今非盡乏之人也不深入霆擊不知爲戰將不矢盡力竭不知爲死將迨戰而甘陳之死而張許之則想魂萬里之外

無夢園集

章集

廿二

矣昔之知人也於銓樞今之知人也於祠廟猶謂國有法乎無望破典籤沿例且如漢武四科所稱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者爲一科亦可做其遺意否昔刑人反信今賞人反惑故曰重壞臣爵祿輕壞臣廉耻驟蟒玉驟公孤服之不衷災叢於福富鄭公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以官爵賂之亦足思矣且以宋之弱任子臧於宰相推恩止於祖免則給事光懋疏陳請不繇撫按一切寢閣可法明

旨半沉于部復嚴案不行于科叅問途路于江
黃僅九百里仰鼻息于部院直千萬重則有隆
慶嚴立勘程以施殿最可法西虜借奴挾賞弄
邊吏如小兒宐盡精厲氣若高拱議守邊者有
勞蹟與擒斬同功襲故常與失機同罪可法文
臣以愛錢巧作不愛命之懦舉武臣以愛死巧
作不愛官之澹徑士大夫之所匿多于廝養士
之所竊憚剡荐而甘白簡天作時作將士不作
甚無紀也夫文武大吏之心固人心何患不固

無夢園集

章集

三

朝廷之法行文武大吏之心何患不固
章皇帝曰唐變府兵之法武夫悍卒得專方面
而唐亡宋變賦役之法朝政反覆國是日非而
虜入二者不幸類此則有勲戚不典兵與屯鹽
積谷不加土田之例而胡不法且夫疆土者國
之營衛法度者國之筋脉故壞法宐與損疆同
罪借曰誕膺初服宐寬大則怠棄威侮不召六
卿荆楚背叛不勤殷武四夷交侵下民卒瘁不
賦車攻六月文武境土可腥羶不復而禹刑湯

刑甫刑竟害有道之長矣不朝賜杖受賂賜金
與興廉舉孝考試功能者殊其弊指大於股吐
蕃入諸道兵不至以無法也然亦賴有強勁大
臣如李德裕輩執持成憲雖蕃鎮坐大而倉卒
號召卒降黠戛平澤潞獨有宋上書煩冗宣勅
條貫講議詳看遂至不可藥耳確貶嶺嶠純仁
懼開端朱熹嘆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
視而不敢逐必此一言故大臣以無欲行法小
臣以有耻守法吏皆平潔愛民亦破虜之一奇
也

無夢園集

章集

廿四

第四問

今天下寇門庭矣乘漏舟駕危濤矣不敢不和
亦不忍不和叔向曰是相積惡也則梁丘據之
同樂王鮒之從其君而五味之有美疚五音之
有滄慝也君子必報德小人必報仇是以不和
不和乃和也范文子不欲戰曰今吾司寇之刀
鋸日弊而斧鉞不行若文子可謂和矣夫國家
有道法則不患有意見而用意見所以平意見

不患有議論而盡議論所以息議論故調婦姑之勃谿泛同舟之胡越意見長卽意見化矣汲黯斥張湯于李息湯伏罪思黯言秩黯抵息夫黯與息私相告語天子緣爲賞陞則議論盡議論盡卽議論泯矣前代不和則爭爭則黨正以無道法耳古語有之仁人不黨欲見不黨之君子則欲見不黨之仁人夫孝者所以事君願爲事主之忠臣則願爲事親之孝子周公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祖而忍于掉臂其親漠然理亂

莫之省憂與仁人孝子共怵然耳李贄皇曰君擢臣士求友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能赴急則和以黃金壽絳侯將相交歡卒誅產祿能燕居深念則和無深疵潛釁隱過匿瑕故高下險易皆可就材能見短則和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言之懌矣精色從之能蹈理則和精誠所至貫長虹而不變渡易水而不寒能寵從崔巍久不崩弛則和賈讓云使積水多得有所休息寬緩而不迫則和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見刑

辟幽不見神怪理明膽決則和自顧愈重其合
愈難難合自重則和若然不患其多言而且唯
恐其不言且夫道法之舛至今極矣倒懸跋盭
春秋不議復仇沁水山陽野王不聞執諍伏燒
屋之下而自益燎原之薪坐漏舟之中而自決
東海之水此一無道法也會議勘報角雖黃於
舌爭洽比婚姻課職業於肴酒駑駘繫騏驎之
足鸞鳳雜蜩螗之音此一無道法也平居恣出
入而臨敵動色於鎬鉞士卒呼庚癸而寇至擲

無夢園集

章集

廿

糧於倉窖無事不爲地擗官有事爲官易地此
一無道法也五日立限註銷載在會典乃至軍
國待命於重遲之文移泄任踰年叅處特爲時
平乃至危疆蹂躪於大吏之偃仰敗則倖逃其
死濟猶覲分其功此一無道法也遼左僅傳氈
裘之塘報寄心腹於虎狼蜀徼并無真卿之蠟
丸嘆差池於羽鴈沿邊旣苦牧臣之少專閫又
苦文吏之多防邊之兵防海之兵總是塵飯之
兵京城之築山海之築盡歸道傍之築此一無

道法也從古無此賈人牧豎車載斗量之濫吏
盡以奴虜而得官國家非有康成文景貞觀元
祐之積儲何堪假名以攫帑募兵畫錦幾送如
繡之江山盈橐夜光半擲逢迎之海若此一無
道法也右屯有糧而不發蜀帑可解而無人未
斬郅支之頸而陳湯幾困于刀筆故遲函谷之
救而包胥空泣於秦庭岩關呼不應之波臣將
吏以逃海恣漁海登萊聚不用之兵卒地方以
饑民滋亂民陰求才智夾袋果納何人口畫戰

書麟臺若爲虛席此一無道法也加派彌益而
年例之欠愈多服官惟清而胥史之蠹日長以
風馬牛之地揮左右手之鞭誰爲轉餉關中徒
說屯成五丈此一無道法也刑重內畏內畏外
堅而圉圉半積乎金紫爲上惟周爲下惟定而
奉行首箴乎絲綸捍石勒而折王敦誰擊豫州
中流之楫走契丹而平元昊不同韓范歐富之
舟輕兩部十萬生靈聽鼎澧五州圍困殺尸三
非而戰骨未封司隸日加而帳下不悅衣黃衣

白孰成銅柱之勲赤囊皂囊誰上金城之績陣
亡買破屋以求卹戰將索重賄以遷官昔希烈
屠於仙奇師道戮於劉悟今也金踰萬爵通侯
而不購一用間之士劍屢賜寵游頌而不動一
報禮之忱此又無一道法也最可訝者懦夫辦
一逃貞士亦辦一死死何容易張中丞以三百
餘戰保捍江淮與子奇相持雍丘睢陽當其有
死之心卽是有生之氣若平居奉職循理而不
得則臨事致命遂志而亦不得何不慮之甚也

無夢園集

章集

天

此又一無道法也無道法安得不以真意見真
議論砥之則是臺諫之言惟恐其少而一切徑
於言者可禁割勿上也士大夫惟恐不作而行
之而一切因事射利直繩以三尺無溷視聽也
總之以知人爲先務尤以朝夕計過爲先務言
者不必以一事之偶誤自執其成臆聽者不必
以一言之偶舛遂槪其生平故曰朝過夕改若
子與之是謂禮義積而和親天地之美起抑何
黨同伐異之憂哉

第五問

今天下急宜罷者召募也加派也伐胡不過百
日錯猶以多發遠縣殘費已先多亡逃自賊殺
今置隸屬文武贄京朝官爵廢弁甚者帑金四
出買郡國之逃兵歲糜千萬不待覆軍殺將無
具甚矣正統戶書金濂條上募兵非直屯大名
南直屯淮安山東屯臨清河南屯歸德陝西屯
長安一備京師一備藩省未有不遠數千里車
不休傳折轅路窘乃望人懷怒心流汗相屬者
也不待殺人于路空國孳逃亡具甚矣向也漢
往者號泣而送之強提荷敝衣至今挾賞盜劫
中道亡歲三募卽其家不貧誰爲徒跣科頭貫
頰奮擊用多不如精用遠不如近增新不如汰
舊在在募兵不若在在練兵願籌之司兵者
國家屢肆赦小民不見德不論額輕重地豐歉
繩以加派廣寧之潰軍潰民亦潰西川之叛吏
叛民亦叛上不罷下將自罷張敞曰但令罪人
出財減臯賢於繁擾良民借使天下大亂下尺

一詔聲淚俱發解仇謝過似今已之猶市惠乎
無望取食於敵而官山海相水泉爲室屋具田
器銅無下布鑄無隱屏如宋出內府眞珠估錢
則十庫改折宜索盡罷豈遽出入粟拜官戍重
泉移甲兵者下已已用兵悉通融鹽法黔之役
滇蜀井鹽調往中納次則減官祿革冗費裁輸
粟冠帶例未嘗議加賦且

無夢園集

章集

三

卽請帑亦一日不罷願質之司餉者有不可不
備者薊門之虜宣大之虜三秦之虜蓋也先之
寇急在宣大而備在遼東則奴急在遼東而備
在薊宣大况順義帳下之飲套中二千之行吉
火賓妻青海卜邵所在見告彼時遼東有一王
翱大同有一郭登今何人也韓襄毅起于浙臬
王新建預置贛州今事事倉卒乃求可若何也
有處不得不用之勢實無可用之着則榆關外
之西虜漢擊車師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

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王各自將元成
間匈奴得絕世之嬖媛願保塞侯應議罷邊備
非是今都門重城薊門隘口三屯要害京東州
縣桃林喜峯古北諸口有雄柵否谿谷水門能
平治否奴圍塔山距寧遠甚咫保不因糧于二
十里之覺華島否永平能外障否前屯中前能
綴屬否不築中前能守山海否南則海口不飛
渡非則一片石不直衝否宜修敵臺橋梁之跡
否空國流民另設巡撫如撫荆襄否課之屯能

予冬夏衣廩否選常居者以屯爲戰否庚戌三
衛何以嚮導茲西虜何以助奴二萬近如朵顏
強如宣鎮哈慎能握其情形否所給備善否總
餉駐地道里不阨絕否登萊不能應鎮江能應
山海否孤懸一軍於朝鮮不爲北關之續否鎮
江之捷朝鮮至今都護宜降獎諭否能聯麗兵
使覺華右屯三岔旅順四衛漸呼指臂以窺遼
陽奇兵徑趨嶽山老寨否又得無如招礦參伐
魚皮盡畫餅否使奴分力於海我可盡力於關

一軍烏龍江一軍九連城一軍海蓋套三面受
敵關之銳師南出高平堡北出舊遼陽與海上
三師合庶可議恢復否登州至鴨綠江六千里
各島可屯聚否史稱敢勇深入歸去病石亨云
漢唐皆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今求一免
寇徒跣稽顙請罪之將不可得又求一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之卒亦不可得有爲靖遠之蔣貴
威寧之朱永忠肅之孫鏜姚洪否有亦不識識
亦不用孰收盜鑄于郭震召落魄於余玠汾陽

俘囚武襄黥面能一張其氣酸否歲歲言屯田
能如棗祗之許下杜預之襄陽韓重華之振武
否京東水利有趙信臣召過其人否鑄錢如劉
巴否造舟車若劉晏大度不敗於寒儉否錦衣
之藁文武宜並用否死事有一算之復否安南
神機槍法師翽置活脫機銃箭彈互發銃首二
刃上斬人下斬馬郭登石榨偏廂車戚繼光俞
大猷輩皆踵而起者能以長擊短否募兵宜聚
京師不諱否能減駢拇之文臣否能平京通之

糧無餉厚薄否女直十五連坐張翼虎陣能破
其法否畿外四隅宜各立小城以遏虜掠以頓
募兵否增薊兵否盡修嘉靖庚戌外羅城否于
忠肅力排主遷邪議必置兵樞王驥於南京惟
實南而後可以守非當其時大敵在門楚黔告
警遽選銳師出能臣分道薙滅不踰時日蓋惟
四征苗夷而後可以一清胡虜此不熟偵第曰
用虜用虜則以貞觀之強也頡利授首燬墨革
而蠻夷帶刀宿衛所資直太原馬三千匹卒興
兵禁庭香積之捷驟掠長安陝州責雍王不舞
蹈可爲殷鑒今惟一意自強使西虜畏我不敢
與奴合耳奢酋實乘播孽水西足扼其吭懸重
購購之仍限督臣時日速勦雖母握子兵必有
族屬可坐支解奢賊之具也忠肅令石亨等守
劇地每營二萬截殺於土城外者半而自與范
廣提精兵督戰嘉靖庚戌勤王之師皆至城下
上御奉天門立逮立新舍此有奇策乎急汰
營軍老弱以補召募上下其賞因賞爲練吾未

見十萬之營軍不賢于四方之募卒也

無夢園集

章集

三



六十萬大營軍不賢于四方之募卒也

薦舉策

唐虞用人自師錫有鰥一舉而元愷岳牧皆以其世姬之子孫爲顯諸侯說者曰用人之方未盡化也湯乃索尹莘野之中厥後築巖惟肖再徵傳說故曰立賢無方無方而後盡豪傑之用非執中何以有此執中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知人以官人官人以安民洵帝者能事或曰二帝之世各精一職不耻其不能非也彼鍾開物成務之智奚所不兼臯陶司刑而論道邁種德

無夢園集

章集

三五

而德乃降益掌虞山濞受法焉而陳無怠無荒之訓然當時日薦人以自代帝皆不從帝薦人于天而天從之蓋諸臣無所不能而知人之分量實遜于帝猶曰惟帝其難之難之者帝之能也聖人之取人也尚德故卜曰功臣使民興賢即使民興能錄德而不錄無功之德貴賢而不貴無能之賢故足術也漢高以富貴尊顯人所得富貴士急而求人不容爵四人慰趙子弟如雲如雨安在哉知足知止遂壯二疏行色兩恬

同者宿違者罪法嚴而詳矣慎選老成七十以下郡縣禮送京師比之呂尚蹇叔次者伏生傳經以齒高下其官晉翰林六部及藩臬有差此明經歲貢之始也北方喪亂之餘欲求方聞之士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俾往分教益教職之重如此此國學嚮用之始也吏部舉明經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而濟寧儒士張寧之徵幣又賁于路矣秀才張宗濬等俾隨春坊入直侍講進說民間利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典故以爲常不于破資格中寓敷奏明試之意乎天下學官入覲者詢民間政事多應對不稱旨獨門克新王俊華擢左右贊善 諭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此教官擢擢之始也夫既不愛高爵厚楮而大儒如陳遇卒聽辭官燕見稱先生者遇與彥良之外無多覲者儒鮑恂等四人七十餘矣悉官大學士固辭放還從古安車蒲輪之聘就官甚少有幣帛以來之未始繫白駒而維係之使人名利之心

皆盡以風示有位庶奔競皆絕耳
文皇帝乃求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
百濫舉與蔽賢並罰亡何洪熙間有以賄賂聞
者始嚴保舉連坐法宣德間初設巡撫一時藩
臬知府知州咸得其人而文學才行之士所在
有司及藩臬連名署上吏部審驗奏聞量授責
銓臣綦重矣京官三品以上得舉方面郡守出
招隱猗蘭之詩踰年不舉一人於是楊士奇楊
榮始舉黎括等

無夢園集

章集

卷

責之猶懼後世無高宗思道之心致以夢得鄧
通識用王梁爲戒真萬世用人之鑑也吏胥嘗
登進爲名卿矣今自輦轂逮郡國刑名錢穀
兵馬盡竊于其手不啻虎狼數十萬殺之不能
忍顯庸之乎夫設科取士懲漢唐宋之詞章又
懲勝國權豪勢要招納奔競夤緣竊祿志士肥
遯故特重科舉以起之又必試之廷考究學識
行之數百年忠孝廉節輩出迺風氣勝而舉趾
高抑奔競宜自甲榜始宜自登第授官之日始

如赤縣之長也鄉人或推之治地或援之從士
大夫乞官途徑漸熟缺未出而先爭官甫陞而
營陟苦其躬如奔車以官酬官一中陰陽之患
則以命酬之選法貿亂吏不取民之所愛任不
酌地之所宜甲科之貴於人如故也而貴已者
無幾矣一榜起而誦之曰是叢狐兎之窟也仍
效甲之所爲明經起而誦之曰是玷賢能之書
也仍效乙之所爲山林隱逸古不賓之士也亦
眈眈焉日夜思售其贗鼎傲三途以冥鴻之捷

無夢園集

章集

三九

徑而於是弊也極矣或借徑于猾胥或乞靈于
竿牘或敗賣于錢神或賈譽于牧豎甚有白璧
反蒙薦之類循吏亦苦薦之多卽限一疏薦一
人而仍濫也崔祐甫悉除親故或謂在祐甫則
可思謂在祐甫亦不可親故知踈迹不知所知
親故而已奚官人之有其弊也卜人才于一籤
動寒灰于一牘皆親與故啓之也程顥悔薦人
又或曰願侍卽百受人欺無使好賢之心稍替
竊謂不然斯言也爲大臣養量可矣誤國其誰

恐之夫轄屬旣繁舉劾歲報往往以乙榜明經
充數者勢也故薦舉煩而三途並行之法中格
者亦勢也郡邑非薦不最聞儒臣非薦不民牧
武臣久不薦者斥率天下之人皆智盡能索以
奔命于一薦安得不舍職業而營之皂囊日上
如山如河之聲日噪于耳卒不言治狀若何非
不言也責成者錢穀卽簿書期會有所不暇况
躬行教化間課農桑得無有曹起而非之者乎
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然自朱邑尹翁歸韓

延壽召信臣義縱朱博尹賞黃霸龔遂輩外璽
書弗及則薦人之途自隘或捕盜賊或斷獄減
或興修水利皆有名迹殊功異行歲從尚書省
諸司上于考功考功法以能撫養役使爲功非
侈爲卓異者比宋以戶口減增升降州縣官壹
意愛養百姓非箠楚入度支箠楚之餘入私索
比然且請托之風浸淫不免况弊焉者乎且言
官力能薦舉人者也洪武間給事中有薦士堪
牧民者曰才高年少勇于敢爲

高皇帝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
牧民未見其可豈薦舉重事卽言官有宜慎重
者耶卽一令猶須歷練耶正統間歷城民張延
齡等言知縣缺丞熊觀廉謹寬平宜補

英廟曰有司賢否觀民心向背可知民于令之
去不加之意而于丞拳拳保留如此人心好惡
之真可以驗矣其從之噫一時風俗敦厚樸誠
之言足采也今濫觴極矣又盡可念聽哉夫薦
舉獨無一式乎不唯不敢亦不欲豈無道乎

宣廟曰朝廷擇守令固爲急務而御史按察司
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
有不待考績而後黜與陟者矣大哉言乎萬曆
初大學士張居正疏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
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
必明正其罪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
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一事
之善而終身借之爲資或一動之差而衆口訾
之爲病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

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務爲聲譽建白條陳覈其職業反屬茫然
神廟允行之此課守令御史監司之式也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以爲言其疏曰鑽刺方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罪過已深此舉反有以藉其口遷延日久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

無夢園集

章集

四十二

世廟嘉納之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此舉邊才之式也都御史王彰等奏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

仁廟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隆慶時都給事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則叙軍功非明功伐則辨心迹請自後陳乞不繇撫按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穆皇帝是之此舉廢陳情責撫按之式也

宣廟諭楊溥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大抵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始者或不善于終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乎舉之者矣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人才自出若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益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責舉主厚教養之式也朝廷超擢乙榜惟其功惟其能明告中外豈宜異

視意者擇明經德行一二人如萬曆間大宗伯袁洪愈舉孝子王敬臣授以博士乎意者擇孝廉學識過人粹然本諸六經如近年舉瞿九思鄧元錫輩乎薦舉既不可罷廢而思以通其變則莫若責成撫按以農田水政義倉興除爲最以無滯獄無冤失職而催科有法爲最舉不實者科道白簡從事攻其虛實爲撫按殿最如大學士高拱奏兵乃專門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司屬始特高其選不復他遷專備邊

方兵備之缺添設侍郎二員專備邊方巡閱總督之缺此法行而邊才自至矣又如張居正跡各衙門慎選佐貳以次代其長官不必更相調補巡撫稱職就彼加秩不遷他省兩司官亦以本司陞轉不必互遷數易此法一行人有專職而又內外相兼無以清華賤繁劇大小有等無以下位覬巍臝各安于三載六載之黜陟矣雖然課吏之法非養士之本也 國初臺諫藩臬

率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既重而舉貢所

稱監生卽銓入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耳至于今太學幾無士矣北雍尤甚不積分無以取士苟無士又安所用其積分如南祭酒章懋䟽其言曰新例博士助教等官得選補風憲宜慎擇人而人才寥落亟行選貢之法令提學精選合學經明行修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以充貢約其名額分送兩監嗣後間一行之然後行坐堂積分之法此京師教養之本也做宋儒胡瑗教蘇湖立經義時務二齋以其法頒

天下此郡國學教養之本也雖然猶治法也如
求治人請就明問所引四臣爲鵠可乎黃福
治交趾十八年勞輯訓飭以遷謫至者躬視疾
病拔賢者與共事惠流遐裔故其去畱遂關叛
服疆吏如福者可法也楊士奇奏減派賦棗四
十萬以蘇民力累疏止方面牧馬孳生以全士
體奏令在京官軍撥三萬就八郡近地下屯以
裕儲積請遣侍郎何文淵等督修省直備荒之
政以實倉廩士奇相最久功業炳著而因事納
忠如繩愆糾繆之章一賜奏凡五上而愚尤有
感于御史舒仲成之事初

仁廟監國時仲成忤旨補外因事逮治士奇疏
言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
綰不赴卽位進綰前史遺之得罷治仲成而

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
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
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特賜精粟彩
幣以旌臣直輔臣如士奇可法也胡儼之官司

成也永樂四年

文皇帝視太學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
易泰卦視學之碑

上親制其文焉師範如儼可法也况鍾奉 璽

書馳驛守蘇州悉召府胥斃其尤六人黜屬官
貪暴六人庸懦十餘人減荒額百餘萬以百戰
武功震疊之後海內數十年休養生息盡久任
巡撫責成郡守力超遷久任與破資格均善守
郡如鍾可法也光祿寺卿蔚能起家與鍾等而

無夢園集

章集

聖六

盡心職事每宴會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
嘗持一嚮還家嘗率其僚請查供應器皿有
旨逮問謂其僚友曰能老矣請任之旣而獨受
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抑何謙厚誠篤君子
哉卿貳如能可法也得若人而三途皆光何畏
乎薦舉

聖天子在上奮庸熙載咨爾有位豈出四臣下

哉

